

任主根鈍

天台山麓
題字

社之會花

卷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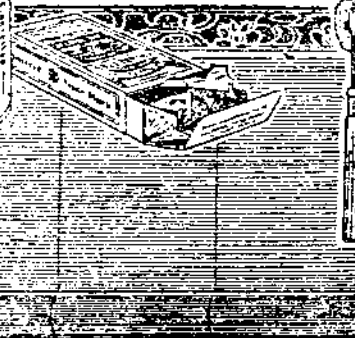
號五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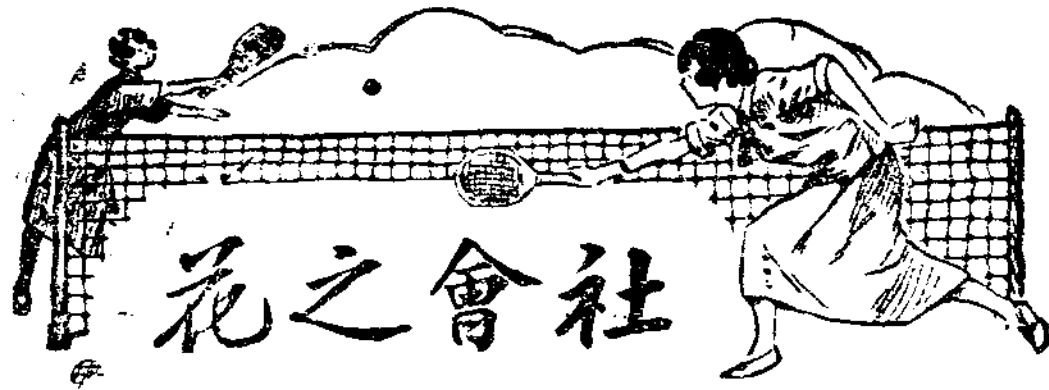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紅樓詩夢
這首詩的作者是說詩、詩的作者是詩
了這首詩比王廷儀的詩更勝一籌
香煙又有那一個不美
大炮台是解悶兒的妙品



花之會社

.....(錄目期五第卷二第).....

崑崙影片公司表演「情敵」之一幕

重慶程雲鳳君之夫人及其公子

武昌琴園風景之一 留香水閣

武昌琴園風景之二 銷煙橋

翼然萬綠

儂蠶重繭記

政海人物小志

趣問答

京塵識小錄

鐘聲

罪罪錄

悍婦烹姑記

..... 禹錄

..... 涵暉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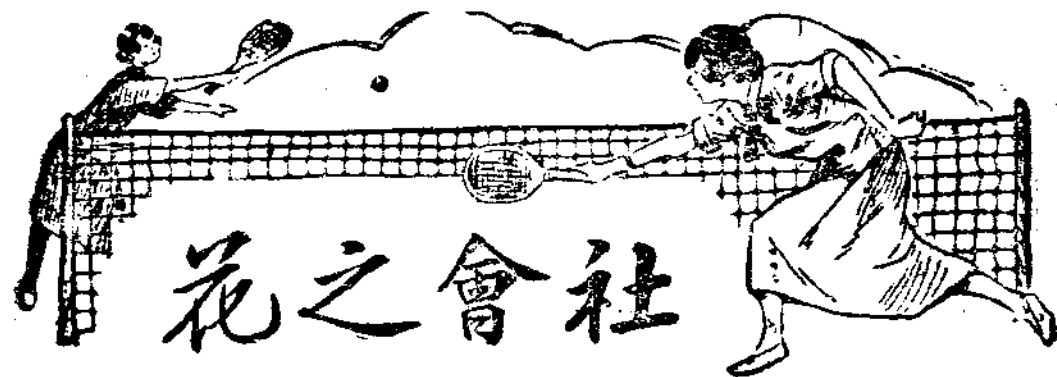
..... 不才

..... 影庵主人

..... 沈家驥

..... 伯雲

..... 吳紅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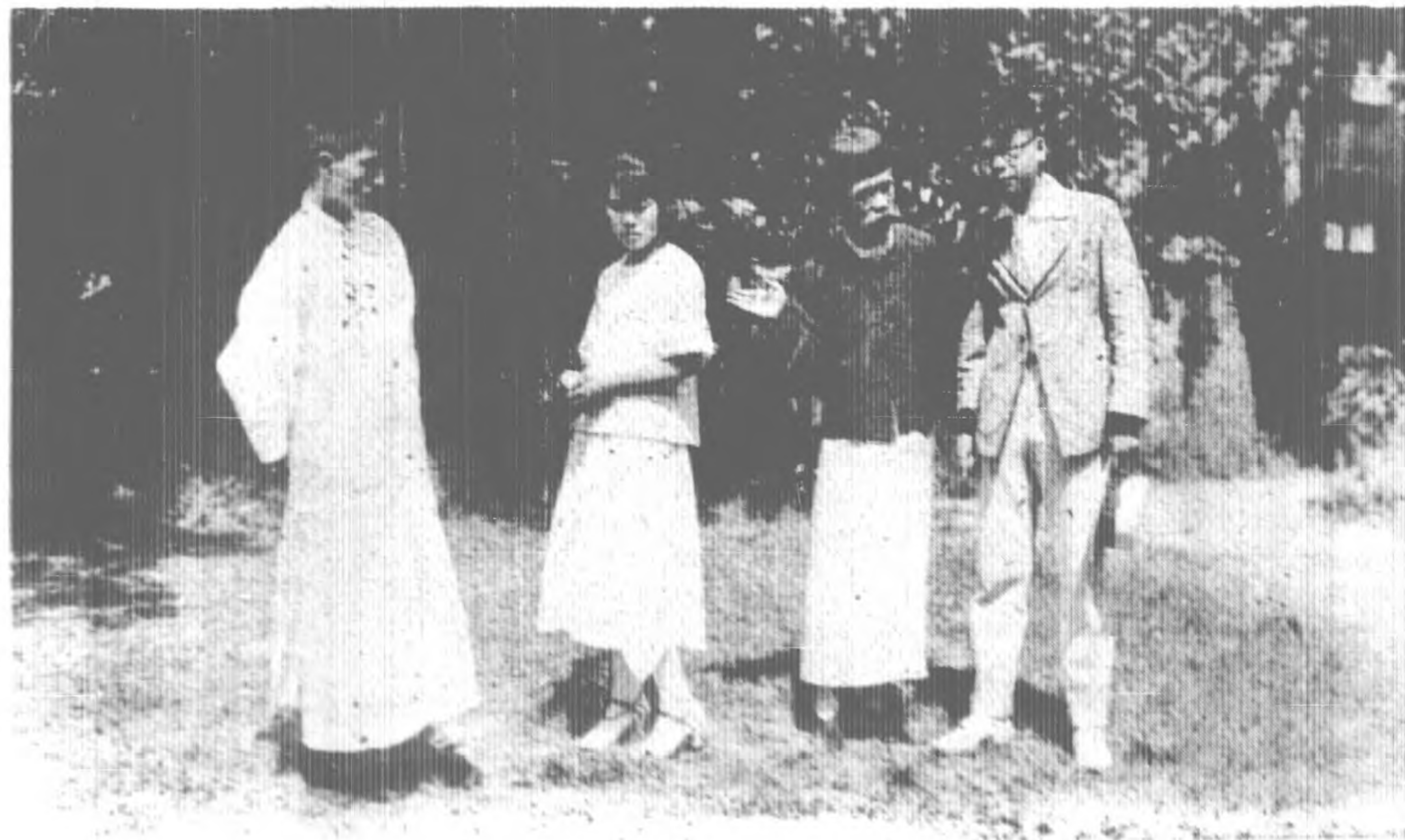


花之會社

.....(錄日期五第卷二第).....

詩禪噱語.....	詩禪
傍晚.....	夢殊
童性之愛.....	陳飛
消夏叢錄.....	王懷冰
夢.....	張潛鷗
龔癡.....	鄒改廬
學校偵探案大觀.....	吳夏伯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溫柔鄉.....	鈍根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幕一之[敵情] 演表司公片影崑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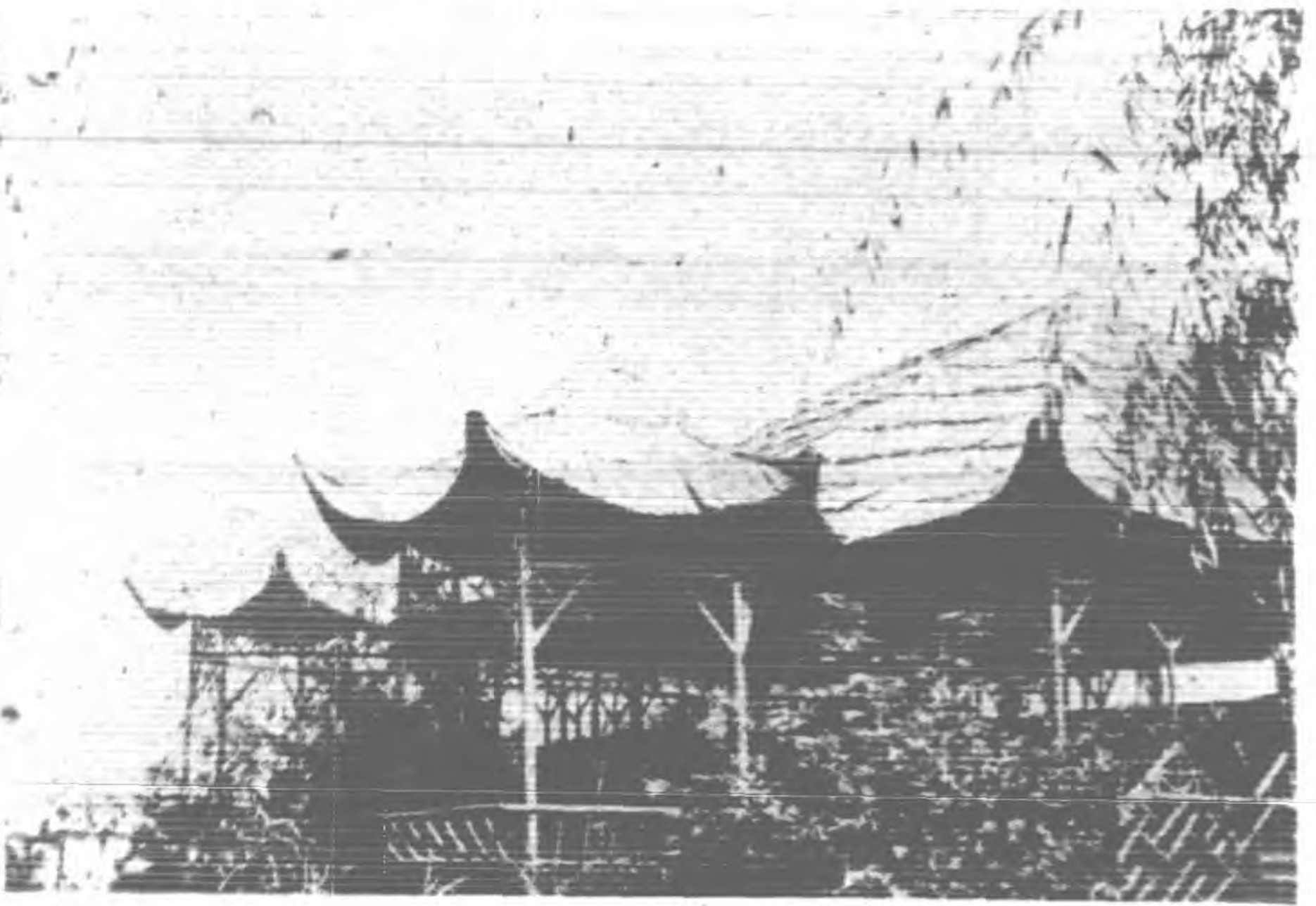


施仲和贈

重慶程雲君之夫人及其公子



[閣水香留] 一之景風園琴昌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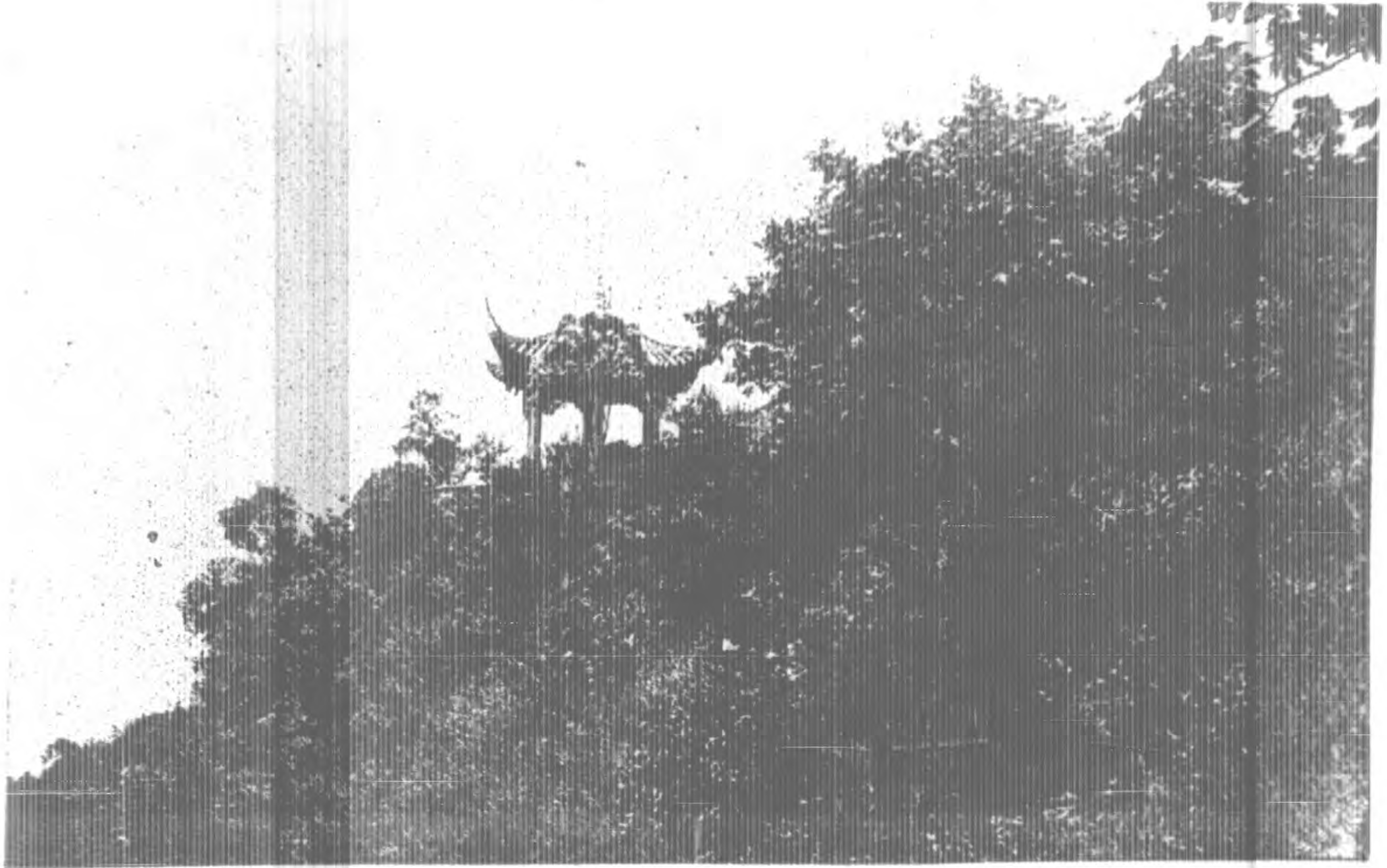
贈 寄 遙 行 戴

[橋煙銷] 二之景風園琴昌武



贈 寄 遙 行 戴

綠 萬 然 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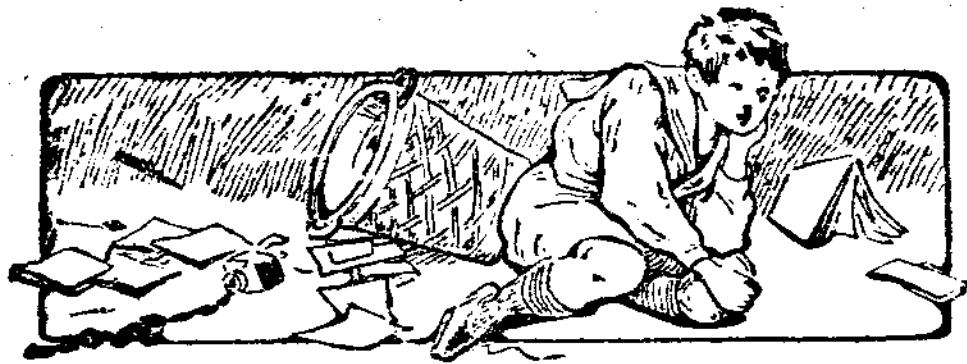
贈 寄 魂 鵑 馬



僵蠶重繭記

禹鐘

凡人久客歸鄉。鮮不自覺其鄉味之濃蜜。此恆情也。秋夜者。爲狀尤足助旅人之無聊。淡月疎星。照人作今吾書所述蘇生事。其還鄉之樂。較之恆人。爲尤甚。悲涼之態。力欲使人無歡。自然界似預設此背景。以然。每來客中。則悵悵之狀。亦萬非恆人所及。證其離。待余與蘇生相見者。是夕。余獨行於市。踽踽將歸。途鄉之邑。邑即可知其歸鄉之有至樂矣。余最近之晤。中不期值蘇生。蘇生者。一俊顏美度之少年也。任事蘇生。距其離家僅半月。彼近雖與余不恆見。然每見。某公司謀立身地。客海上可五年矣。余之識彼。亦已必作深談。近狀之有可述者。必一一語我無諱。余此垂五年之久。彼嘗語余。以兒時與隣氏女青梅竹馬。次與蘇生遇。其傷別。凄抑之色。猶麗於面。余固知其之事。言之津津有味。及長。若猶未能忘情於此者。而客心之倦倦於故鄉也。余亦深印腦中。似攝影於乾片。初不濾滅。蓋凡事能。



使人歷久不忘者。其事必雋永多味。故能深入人心耳。蘇生兒時之事。亦卽本此理。而不能使余或忘。以是余每晤蘇生。必憶及其往事。腦中一一湧現而出。若熟讀之書。不遺纖息。有時或且叩以彼姝近狀。蘇生苟有所聞。輒舉以相告。若在新自鄉間至者。則不待余問。必先有所述。是夕。余方苦寂寞。思得酒以自解。遂邀蘇生赴酒樓。其舊事卽亦掩映於酒波燈影中矣。飲次。余瑣瑣語男女情愛事。願蘇生意似不屬淡。然弗置一詞。余語久。蘇生忽作不耐狀。曰。今茲可勿再言此等事。言之殊使人不歡也。遂亂及他詞。余味其言。必有所感。思一探其底蘊。則笑謂之曰。子言殆非無因。盍明以示我。子方年少。乃厭聞情愛事。毋乃方春而有秋氣乎。心有所隱。請恣言之。須知少年人之有情。正類春日之發。卉得之自然。發於不覺。無傷也。蘇生蹙額曰。雖然。此事我滋不解。而女子之何以必嫁人。尤令人百思而莫明。其故。余曰。子何言之深也。綜之。少年人之自縛於情。與女子之嫁。此二事。但作不解觀。則解自得矣。若必欲求得其解。卽無異演已誤之算題。終必莫得其答。



數也。蘇生聞余語，似有所悟。遽上其觴於唇曰：君言良有至理。余演此已誤之算。題自有睿識以來，未嘗或輟。其最後之確數，果終未得也。今姑以余近事告君。余熟計此事，無論自秘，至於何時究之，亦終成爲酒後茶餘之談助而已。

蘇生語至此，已以其所蓄之心事排成次第。一奔赴於舌底矣。蘇生曰：余於半月前嘗返故鄉，故鄉之事百無足繫於我心。獨一事使余顛倒不能自辨，其爲悲爲樂，然究其實，殆悲多於樂也。前此之事，君已詳知之，今可不爲敷詞。綜之余自總角識彼，姝彼此雖被歲月劫而至於成人之境，不能復返於童年。然我儕方寸間仍隱蓄兒時之性，戀恆暴露於若明若晦之中，未嘗稍減。特形跡各爲年事所限，不若當日之依依晨夕耳。余來海上後，彼亦於十八歲之一年嫁爲富人妻矣。爾時余聞其耗，心中木然若無所感。惟憶及兒時之狀，則深悲後此之不易相見。此則微微振我心弦耳。余家與彼爲比隣，而余母尤與彼母相得。余年亞於彼一齡，故余稱以姊面，彼則呼余以弟也。彼之如花之貌，余母恆謂其仙子所化。凡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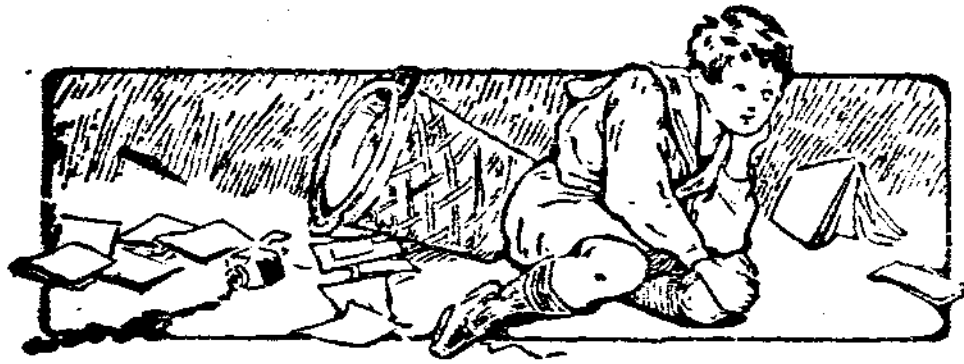


之人必無如具之美。我今亦但能以仙子二字喻其美。舍此而外實無一較當之語矣。彼初嫁時。余聞其夫家豪於財。因竊竊喜其得所以爲珠圍翠繞。必如斯人之美。始能相稱。甚佩造物之爲人擇境而處。誠非艸艸從事者私念他日。偕其多金之郎歸甯時。其貌必因身享富厚而益形其豐腴。苟爾時會逢其適。余亦歸鄉者。必且向之稱賀。賀嫁得富人之福也。余聆至此。忽臚言曰。然也。女子不幸嫁貧士。井臼躬操。殫心家政。猶之植名花於瘠地。焉有不日就萎落者。今彼姝既偶富家子。豐衣美食。婢僕給事。初無一事攪其慮。怡然度其倡隨。甜蜜之光陰。舍此尙復何求耶。今日世俗嫁女。必求殷富之家。縱見貧而有才之士。亦掉首不之顧。其意蓋明知富可恃。而才不足恃耳。余語已急。引酒示蘇生曰。子聞我言。當浮大白矣。蘇生冷然曰。此大白特可作澆愁計耳。余遂嘿然。

蘇生之詞緒。方如江河之湧。而余言乃類築堤以障之者。及是余言既止。則堤亦撤。蘇生遂復續其詞曰。彼嫁後。與余蹤跡遂疎。彼蓋自知爲已嫁之人。可親者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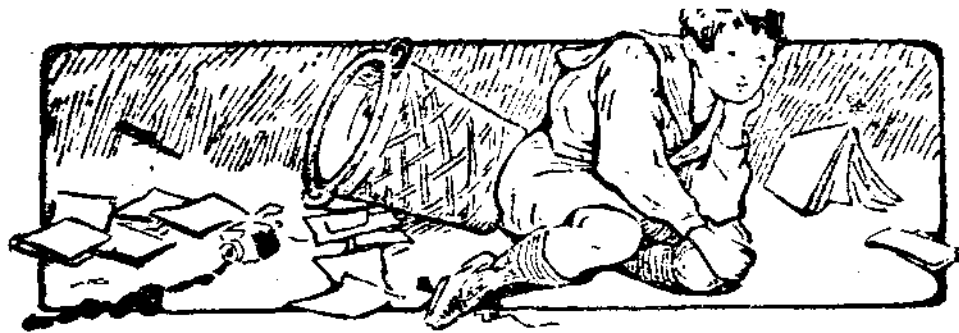


所○天○耳○而○余○亦○對○鏡○非○復○爾○昂○昂○然○已○具○成○人○之○範○不○敢○稍○示○以○形○跡○之○親○且○
余○客○海○上○彼○之○夫○家○亦○距○鄉○數○十○里○即○欲○相○親○勢○亦○非○易○所○可○悲○者○則○當○日○比○隣○
如○一○家○今○乃○迢○迢○遠○隔○勞○燕○東○西○思○之○良○足○損○人○眠○食○耳○顧○雖○如○是○余○有○時○歸○里○
彼○亦○適○返○母○家○相○見○必○絮○絮○叩○余○海○上○事○余○輒○告○以○海○上○者○富○人○揮○金○之○地○也○歌○
場○曲○院○怒○馬○鮮○車○處○處○隨○人○所○欲○若○余○者○依○人○宇○下○幾○儕○於○僕○隸○之○列○但○覺○身○心○
之○抑○塞○初○無○佳○况○可○言○也○彼○聞○余○言○知○余○心○有○所○感○即○置○而○不○言○顏○色○間○亦○隱○隱○
露○愁○態○顧○余○則○竊○幸○久○別○重○逢○得○通○款○曲○已○覺○無○上○之○樂○客○中○生○活○大○類○浮○雲○之○
被○風○吹○散○矣○嘗○念○天○下○之○所○謂○情○者○彼○此○相○見○能○喜○相○別○能○念○則○亦○足○矣○初○不○必○
維○之○以○夫○婦○之○名○義○然○後○乃○謂○之○得○乎○情○之○真○際○也○且○今○世○婚○姻○之○結○合○往○往○由○
於○門○閥○財○產○之○支○配○而○成○而○於○本○人○之○才○品○性○情○一○一○弗○涉○則○夫○婦○之○價○值○實○至○
不○足○道○果○兩○心○相○印○存○乎○精○神○略○其○形○跡○又○奚○取○於○夫○婦○之○名○義○者○余○恆○以○此○想○
平○我○不○平○之○氣○實○則○余○雖○故○作○達○觀○顧○此○情○耿耿○思○之○亦○未○嘗○不○自○傷○也○不○爾○者○



則。余。不。幾。成。爲。入。定。之。枯。僧。行。且。生。天。成。佛。乎。惟。其。一。念。膠。結。塵。滓。永。絆。故。至。今。猶。爲。情。天。抱。恨。人。耳。須。知。人。苟。不。得。志。於。情。其。結。穴。亦。必。永。永。留。一。創。痕。於。靈。魂。之。上。若。謂。懺。盡。餘。情。歸。心。澈。悟。此。特。欺。人。語。耳。無。論。形。跡。隔。絕。至。於。何。若。而。心。靈。之。間。則。息。息。相。屬。一。旦。幸。而。相。見。機。緣。湊。合。則。雙。方。久。伏。之。情。其。所。表。示。或。且。轉。形。其。濃。摯。者。蘇。生。言。次。詞。色。間。漸。有。喜。意。余。曰。理。或。有。然。君。殆。證。以。事。實。而。知。之。乎。

蘇。生。曰。然。也。余。以。上。所。述。者。不。過。爲。近。事。之。引。子。今。當。徐。言。正。文。矣。余。於。半。月。前。返。里。勾。留。可。一。星。期。之。久。適。彼。姝。亦。在。母。家。其。夫。偕。焉。余。因。與。其。夫。識。遂。相。訂。交。其。人。一。椎。魯。無。識。人。也。然。多。金。無。識。亦。正。不。弱。於。有。識。余。默。度。彼。夫。既。同。在。母。家。余。過。從。其。門。轉。可。無。拘。於。避。嫌。以。是。余。日。必。一。往。彼。姝。亦。坦。然。相。見。恆。合。而。作。連。牆。之。戰。（指。打。牌。也）而。其。夫。亦。嗜。此。甚。篤。余。於。此。數。日。中。心。神。搖。搖。不。自。知。其。身。在。何。境。有。時。且。疑。及。夢。中。董。樂。極。而。轉。不。敢。自。信。爲。真。也。惟。一。事。使。余。不。能。無。恨。



悵者則彼。妹往日容光已滅。其半而清瘦憔悴之狀。見之令人憐。以彼處境之優裕。無所勞其心力。顧今則乃似深經憂患者。可異也。蘇生更欲有言。余告之曰。大抵逸豫過甚。轉足致人孱弱。養尊處優。固非不老之方也。蘇生曰。證以彼妹。君言似信。然余恆見其默然無語。時眉宇之間。似蓄幽怨。豈世人雖處極美滿之境。地特他人片面的觀察。目爲美滿。而身居其境者。亦欲然覺其有不足乎。鄉中婦女。殆莫不豔羨彼妹。福命之佳。得與多金之夫永諧白首。孰知彼妹之心。乃若未覺其樂者。嗟乎。世上黃金之與情愛。其性質固漠不相關。今人誤認黃金爲情愛之窟穴。故咸以爲女子一嫁富人。卽爲大幸。此皆不識情愛爲何物也。若彼妹者。殆深明其奧理。雖身爲富人之婦。而堆眼黃金。初不稍動其心。不爾者。尙何不足於心耶。余今言多而廓矣。請述後此之事。余於此次家居之數日中。旣日與彼妹相見。彼此均納其懇款之心。於談笑之中。余默念數年來。未嘗有此樂也。爾時但願日晷淹久而不遽逝。一日苟能延至一年之長者。則離別之愁。亦可得稍緩。



顧此特我無聊之妄念耳。晝夜循環之理。亘萬古而不變者也。又胡能使其淹久者。已而余之假期滿矣。遂別彼姝而來海上。客館孤燈。淒抑萬狀。回憶清歡。復及往事。則寸心盪動。不知所可越三日。余方默坐治事之室中。忽有電話招余者。諦聽之。則傳聲筒中。嬌喉宛宛。赫然彼姝也。其言曰。儂今日偕杜夫人乘輪來海上。寓某旅館中。此電話卽自旅館中所發者也。小別甚苦憶。弟事畢可來吾許。杜夫人弟亦夙諗者。儂今坐待君至。能來此就晚餐。則爲事尤佳。余驟得此電話。如中麻醉。手中之傳聲筒。幾忘釋去。久之神定。始心口自語曰。彼此來殊突兀。在鄉時初未一言及之。雖然。我滋喜其至也。是日艸艸畢。我事卽赴某旅館。時斜日尙未盡斂。彼姝與杜夫人見余至。喜曰。君真篤厚人也。弗令我儕枯坐久待。具見垂意鄉人。今姑小坐。稍待可就晚餐矣。余唯唯。遂坐而傾談。談次。默察彼姝。狀至怡悅。余心亦爲之竊慰。未幾。彼姝與杜夫人議及晚餐事。余止之曰。姊等遠來。今夕余當略盡東道誼。一觴一肴。勿勞君等計及也。初彼等力辭不可。已而鑒余意誠。彼



妹遂目余而笑曰。弟必欲損及客囊乎。却之不恭。儂與杜夫人。惟有謹受君賜矣。杜夫人亦作謙詞相報。余曰。此區區者。何足計較。彼等一笑而罷。匆匆對鏡添粧。訖。遂偕赴酒樓。命庖人以豐饌進。各小飲數觥。燈紅酒醖。暢談鄉里事。彼等尤熟於里中閨閣近事。言之纒纒如貫珠。大抵爲某氏女嫁夫不淑。某氏子娶婦美慧。而男女才性不相匹。杜夫人者。一年在三十許之婦人也。性雋爽如男子。更事既多。故胸中若有一部論史之書。其言鄉里事。久而不竭。既被酒。談興益健。雙鴻隱隱呈絳色。已而語余曰。君在海上久。已擇得當意之人否。今世侈談婚姻自由。以君年少。當亦爲個中人也。杜夫人此言一發。立觸余感。因強笑答曰。以婚姻論。誠宜自由。然余在海上數年以來。實未嘗一叩自由戀愛之門。余殆一木強無情之人也。且女子之性。咸願向黃金之光。而注其愛力。余仰食於人。插足於黃金區域之外。又誰復顧盼及余者。言次。屢目彼妹。彼妹垂首無言。杜夫人曰。世間黃金固至寶。然用之於男女真愛情間。余可決其無足重輕也。以余計之。黃金之爲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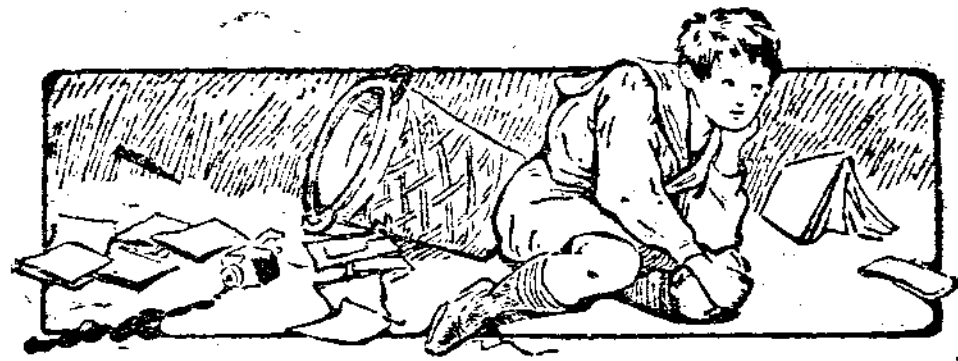
特無補於愛情且實爲愛情之蠹試思夫婦間果能好合無間者則雖處貧賤轉
 足愈堅其愛米鹽瑣屑憂患分嘗彼此互爲慰藉各相憐惜豈若富家之衣食無
 憂飽暖自足反不能發生濃蜜之愛情故余謂眞愛情必不願令黃金爲之點染
 若求愛情於黃金之窟則愛情之生命已絕久已深深瘞之金窟中矣杜夫人言
 已繼以嘆息彼姝目余不瞬余轉迴眼避之晚餐既畢余等遂驅車至遊戲場環
 行一周啜茗於僻靜之地時夜涼透衣天上疎星朗月作態窺人七夕雖過然銀
 漢橫空似猶隱隱聞有流水聲焉余笑語彼姝曰天半銀河世人以雙星事傳會
 之至今豔稱一若眞有其事者實則雲氣茫茫安有銀河又安有雙星特虛有其
 名耳彼姝曰弟言然也然以儂觀之果事有可以豔稱千古者則信以爲實亦無
 不可奚必斤斤論定其眞僞哉杜夫人曰雙星渡河事固屬子虛烏有然編造此
 事者必爲傷心之人其意蓋謂雖爲神仙亦不能無離別之事矧在塵世之痴男
 怨女乎而一年一渡之說尤寓意於深世間夫婦往往以小別而興悲不知織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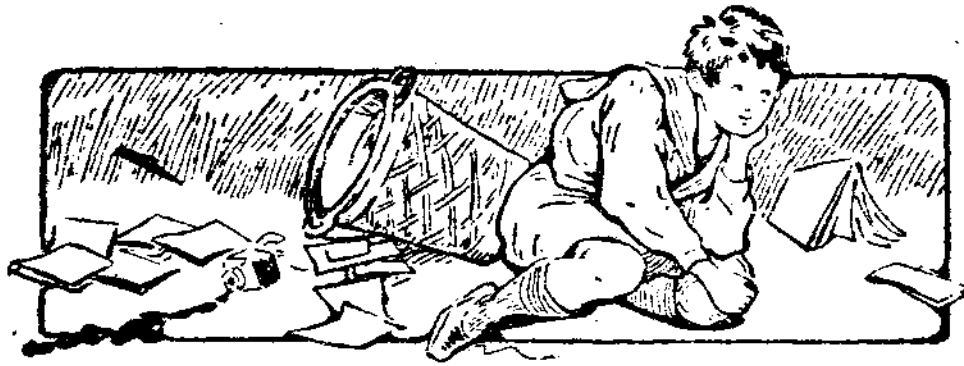
黃姑之會少離多較之人世猶不及遠甚其旨殆欲以此藉慰世人耳且情之所鍾不在形迹雙星雖爲夫婦而耿耿終年聚首僅得一夕然彼此愛葉歡苗歷萬劫而不萎此則又似隱隱謂世人以善用情者不必求其形迹之親也余聞杜夫人語首肯者再默念人謂杜夫人績學今聆其論實富有哲學之思想余雖男子見地乃遠在其下可愧也時彼姝昂首天際流眺夜色厥狀若有深思迨遊罷遂同返於旅館絮絮清談夜午未去杜夫人忽留余曰客中無別男女嫌夜色已深君獨歸轉使人意不能釋如下榻於此可作長夜談也余驟聞其言躊躇於心不知所對而彼姝亦殷懃留客余於此時靈魂似已不能自主毅然可之余諾一出目光卽同時注及彼姝之面見其顏色忽呈微頰而余之談吐亦頓覺其不自然矣事後思之深夜中以一男子與二少婦共處一室苟不疑其有曖昧者舍我三人而外必無見諒之人矣蘇生言至此余遽作調談之詞曰或此三人者亦自疑其有曖昧之事不可知也蘇生聞余語忽正色曰君爲第四人宜有此言願爲



事能無愧於心足矣。余曰：然則君真坐懷不亂之柳下惠也。於是二人各進酒於唇。少須，蘇生復續言曰：余於是晚宿於旅館後。第二日第三日均作下榻之徐穉。至第四日，彼姝與杜夫人歸期屆矣。余於此三日，中與彼等遊息必借耗資可數十金。此數十金者，直占余一月中勞工所得薪水之全數。然以有限之金錢，博得精神上莫大之慰藉，正不可謂之虛擲。須知精神之歡愉，實無價也。願事乃有出於意外者。當彼姝臨去之前一夕，杜夫人適以事他出，旅館中惟吾二人而已。彼姝忽探囊出紙幣一束，授余曰：數日來，弟爲我儕耗費多矣。儂何忍使弟受此損失。此寥寥者，聊以供弟茶酒之資。我儕定明日歸，弟在客中宜善自排遣，毋以薄命人爲念。言次，淚皆瑩然。急以錢幣納余衣囊中。余峻却不受。彼姝曰：弟毋見外。若是區區身外之物，亦值得嚴別人我之界耶？弟苟不納，則我心且碎，無異棄我如遺矣。余見其詞迫而急切，固辭恐傷其心，卽亦弗強。余既受款，彼姝立引其纖手曰：儂愛弟之心，雖夢寐亦弗能忘。然大錯已成，余夫庸俗。



之狀。弟已見之。愛情終成黃金之犧牲品。無可諱言。儂身雖在心實死矣。此次與弟晤於鄉間。終以束縛而莫由自達其意。今客裏相逢。雖空桑三宿。爲時至暫。然晤對之樂。勝於千日。行又將去。弟且一握儂手。則儂卽歸而淹忽。亦無恨矣。實告君儂自嫁後。中心恆忽忽若失。春花秋月。觸眼生悲。以是病機潛伏。近更不振。恐非久壽之人耳。余聆其言。立握其手。淚珠下滴。手背融爲一片。亦不辨爲何人之淚也。余時力思覓一慰勉之詞。願不可得。但覺熱血沸騰。直欲衝喉而出。久之始忍淚曰。姊心如此。弟不能更以言語相慰。今夕一握手。余之靈魂卽永永在君掌中矣。時室中燈影搖搖。熒碧如死。似替人惜別者。最後余破涕作笑容曰。我儂三宿一室。僅此一握手。卽杜夫人恐亦不能信其無他也。蘇生言未已。余又戲之曰。僅此一握手。耶蘇生曰。卽一握手已足。起我垂死之情。詎尙嫌不足乎。是夜不復出遊。睡亦較早。以彼等意在次日晨起卽戒行也。明晨余送之輪埠。一輪辭岸。冉冉穿曉色而逝。余目送心隨。痴立不動。覺此身如贅惘然。不知所歸。默念此樂不



可復再我生命中之歡笑殆已盡洩於此三日中後此將更無幾微歡笑之可萌矣。

蘇生絮絮自述其事既畢。余腦中似蓄有一排字之機。一一綴為文字。不稍遺佚。蘇生則痛飲不已。示其哀抑。已而憮然曰。余但恨天下之酒。麻醉之性太弱。此澁。激欲波者。終不能使余永永生活於麻醉中而弗醒也。

敬贈鈍根先生即求塵政

影菴

景仰餘風近十年。識荆一面悵無緣。瓊瑤君似王夷甫。萍劍我慚李謫僊。不乞雪階盈尺地。為欽崖谷一線天。
白日齋雜記。謂唐韓宋歐似幽谷一線天。陡放光明。先生在今世著作林中。持正起衰。意謂似之。

征帆待到春申浦。擬拜槐陰立舊氈。



政海人物小志

涵暉閣主

吳佩孚微時亡命投淮軍段公處爲門役（段卽香岩將軍之父）鬱鬱不得志一日有文案某君見之呼與語大奇之吳始自白爲秀才某君卽爲言于段補差官某君暇輒與之講論兵法并教其爲文習公牘吳亦師事之後又以某君力得入武備學堂投北洋軍中某文案卽郭樑臣秘書長也吳驟貴後郭并未往干謁及直奉戰起始重禮聘爲秘書長

吳深惡雅片在軍幕中吸雅片者惟郭氏一人時人目爲特許郭老病龍鍾甚日臥烟榻雖軍書旁午亦只就榻前治之有要政吳親臨詢問郭有時請示則隨手書一條遣人持吳處吳卽援筆批答終日未嘗一履闕也

洛幕中并無通才卽書啓之屬時貽笑柄吳大夫入逝時柩回籍魯省地方長官沿途照料甚周吳命祕書具箋以謝有深承歡迎等語靈柩亦云歡迎

政海人物小志

實爲奇聞類此者正不少也。

矣。余因戲呼爲磕頭縣令。

二

馬毓寶將軍爲清故提督馬履生金紋長子。人長厚不善鑽營。年來贊襄洛幕。吳亦倚重之。黃禎祥亦將軍也。爲人褊急。與馬不善。一日言於吳曰。馬某狗矢將軍耳。帥何重之甚。吳一笑置之。軍中由是呼馬爲狗矢將軍。

吳日治事甚苦。幾無暇晷。例軍中逢日。輒大宴僚佐。暨各代表及賓客。吳則高談今古。飲量亦至豪。能耳目并用。每於治事時。延見代表及賓客。隨時詢問。答辨仍執筆批書。公牘無絲毫誤。且至迅云。

吳喜提攜。失意閑散。因之得力頗多。而爲人欺時亦復不少。一日有同鄉某入謁。見吳卽長跪求爲河南知事。非吳允必不起。初時吳頗色厲。後求之甚久。郭樑臣於旁解之。吳始允。一室中人遂均邀某之三跪九叩矣。時余在洛親見之。逾日赴省。則某已赫然懸牌。

徐東海今年七十。猶健強如昔。居津門。暇輒作書畫。交其五姬收掌之。五姬黠甚。潛令書賈爲之精裱。代售購者甚夥。每年所入萬餘金云。

吳毓麟寵尙綺霞。浸及于干政。近日求分發交部者。非于求尙氏門。則雖總統亦無如何。



亦可謂之異數。已尙有舊好。某曩在部中。月只五十餘金。近以尙故。竟增至二百金。躋爲僉事。行走矣。一日尙握吳管強之書。任某爲某路局局長。吳色變曰。此大不可。彼朝獲路局長。吾且夕去職矣。子又安用是爲。尙始止。嗚呼。誰秉國鈞。實厲此階。政出伶門。政且何有。

追間有哨長某。突出刀揮衆前進。曰。退者斬。勿赦。竟得衝出。米遂獲免。

張福來。直隸交河人。與吳佩孚同隸三師。先吳爲營長。後以事被降。爲本營連長。凡八年。安之無怨色。吳以是深德之。及吳顯。未兩載。數遷。竟領兼圻矣。張爲人厚重。時爲部下所欺。有同鄉某任督署科員。不一載。竟輦家二萬金。或言于張曰。某以末秩。苟非枉法。不及此。張莞爾曰。彼亦猶人家甯無父母妻子耶。苟不毫髮傷我。聽之可也。自是左右愈縱肆無忌。

吳張交惡。自張督師。勦匪之役。始時老洋人

政海人物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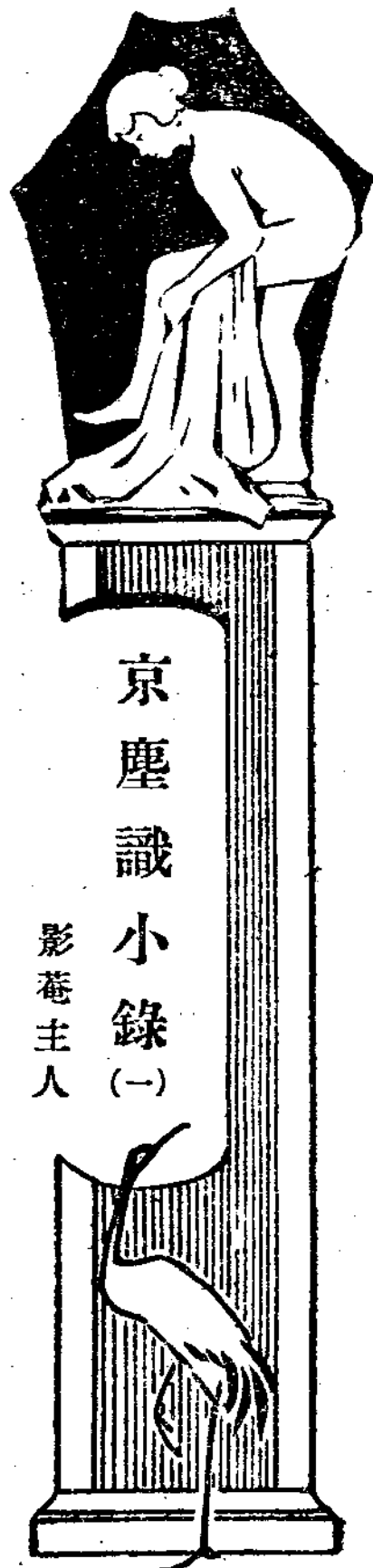


為張園困南陽甚急。旦夕且就擒矣。團長某得賄。寬一面網。縱之。遂逃。湖北事洩。張竟不職。去固無恙也。張竟以是失吳歡。問吳聞之大怒。電話責某團長。自知不免。辭。

趣問答

★才不★

- (一) 問何處屋上能永久不白。
答熱帶上之房屋。
- (二) 問何物祇能看而不能取。
答水泡。
- (三) 問何種水為人所不能利用。
答污水。
- (四) 問何種花能永久不凋而很美麗。
答社會之花。
- (五) 問何種屋不用木構成。
答草屋。
- (六) 問何處為人所最不喜眠。
答棺材。
- (七) 問何種木質不能造屋。
答火燒木。
- (八) 問何線不能縫衣。
答電綫。



京塵識小錄 (一)

影菴主人

鮮靈芝。字如蘭。燕人。或云武清產。民國五六年間。京師盛行坤劇。靈芝與金玉蘭劉喜奎稱都門三傑。男伶若楊小樓譚鑫培輩。爲之退避三舍。不敢與爭衡。及金死。劉輟演。靈芝遂獨霸春明矣。

多半屬於警世或趨時者。且將一劇之始末。連台演完。靈芝及小仙輩。又能體帖劇情。描寫入微。使觀者無殊身臨其境。勝於傀儡式之舊劇多多。故頗得一班人之歡迎。而以新劇目之。其實不若以過渡時代

靈芝初業。秦腔花衫。繼習皮黃劇。而恃以號召座客者。厥爲所演之新排劇。劇本大半爲楊韻甫所編。名曰新劇。而絲竹歌舞。應有盡有。不過所採取之事實。演其後與其蘊砧。因納妾事涉訟。訟事調結後。遂不

復置身歌台。願曲者頗引爲憾焉。

靈芝墓碣曰：丁劍雲（卽丁靈芝）本其姊壻也。靈

芝秦腔劇皆丁所授。姊亡。丁欺靈芝幼。且豔其色而

利其藝。遂強妻之。年齡懸殊。妍媸天壤。有好花牛糞

之喻。且以毛卵鈎鬚事。時虐待靈芝。故易實甫詩有

「我來叫好無他法。但道丁靈芝可殺」之句。一時

人之心理。有同情焉。

靈芝賣曲所入。半供家用。半供丁之烟霞需。而靈芝

之一簪一縷。丁每吝之不肯與。津門訟事。蓋忍無可

忍。始爲之耳。初丁有外遇某氏。丁愛之愈靈芝。每擬

攜歸同居。碍於靈芝而未果。至是僞索一小兒來津。

告靈芝曰：我年半百。卿亦過風信。膝下空虛。是可憂

也。某氏兒我所出。使之歸宗。慰暮年何如。靈芝初頗

喜。繼疑之。乃倩人調查。始知其内幕。乃拒之。而丁持

其力。某氏傳語。又頗侵靈芝。且有不待靈芝允否。卽

束裝來歸之勢。靈芝悲曰：我本不願爲丁家婦。所以

至此者。爲人所劫耳。今色未衰而白頭吟。人未入而

惡語至。長此隱忍。豈僅丁家藜藿不許我安穩。噉正

恐降入青衣隊中。爲後來人作鞭笞具耳。乃持金覓

律師作訴狀。擬與丁離。丁聞之。雖憤恨。然懼靈芝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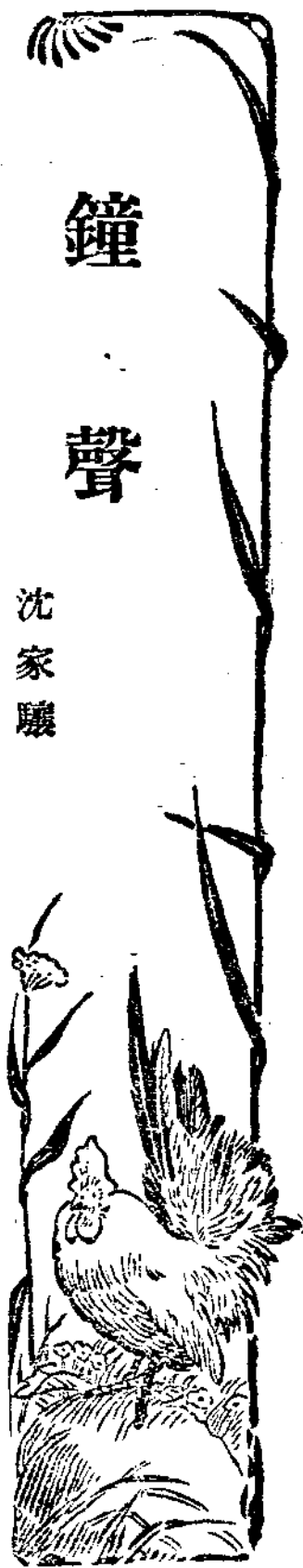
訴。則資產將非己有。乃以巨金遣某氏。以謝靈芝。事

遂已。靈芝亦悟傀儡登場。徒爲他人作馬牛也。不肯

復鬻歌矣。

鐘聲

沈家驥



春天和藹的陽光露着笑臉。迎着微微的風。共聲唱着愛之歌。枝頭也漸漸的有了生氣。眼看着發芽的發芽。開花的開花了。誰見了這種情景。不發出特別的情緒。但是快活更加增進了。他的快活鬱積也更加增進了。他的鬱積在靠近玄墓山麓的。有一只和尚寺。雖則並不雄偉。却也很幽靜。裏面有十多間房屋。正中大殿上的如來佛。已經飽經風霜。所裝的金太半是剝脫了。大殿後面空關着五六間房屋。三四

個和尚。天天恍恍惚惚的過去。除了敲幾下木魚。撞幾下鐘。念幾聲經之外。簡實沒有一些事兒。只有打磕睡。但是在這三四個和尚中間。也有一個方丈。這位方丈。約摸有五十多歲光景。督責着他手底下的一兩個夥計。十分嚴厲。定着禪堂規約。說是每天早晨的四點半鐘。便得淨手做功課。他自己確是能夠這樣辦。所以大家都服從他。並不反對。

那些隣近這和尚寺的村莊。聚居着的農民。在天還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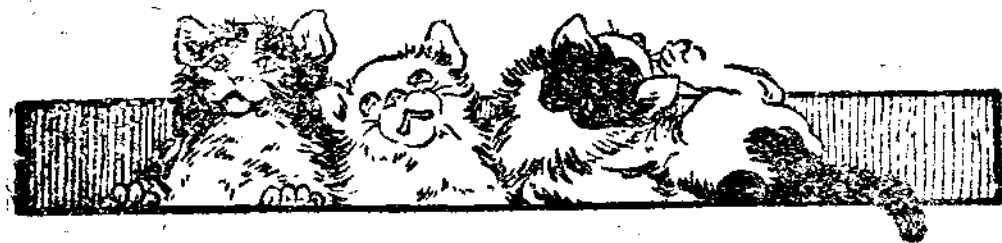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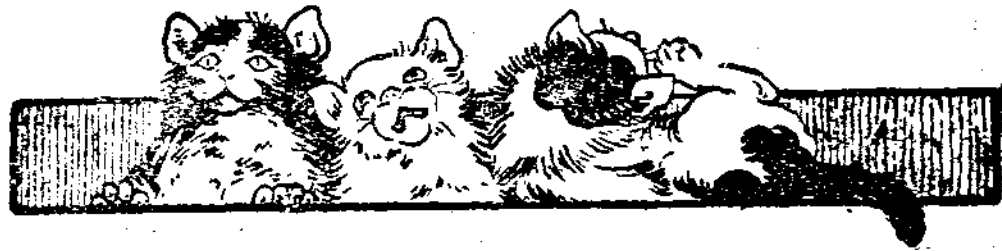
二

沒亮的時候。便聽見極沉着的鐘聲。在靜謐的空氣裏。一些。一些。的飄飄蕩蕩的沉下去。一聲的波動完全過了。又是噠的一聲。繼續的不使他間斷。這樣一半兒。教人入睡。一半兒。教人醒夢的鐘聲。一聲聲繼續不斷的敲下去。使這鄰近幾村莊的居民。對於這位方丈。却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敬仰心。老婦人叫着他媳婦兒說。可以起來煮朝飯去了。早些吃過朝飯。可以早些下田去。你聽那和尚寺裏的老和尚。已經起來了。老大半天了。一聲聲的鐘聲。難道你沒有聽見嗎。快起來罷。老農夫也叫着他兒子說。快起來罷。那和尚寺裏的老和尚起來了。老大半天了。鐘也敲了一會了。恐怕他們的早功課也得做完了。爲什麼你總這樣懶懶地不肯早些起來。快起來罷。在這鐘聲起伏的時候。各村家的雞也不約而同的啼起來。於是那些喜歡偷懶的農夫。也不得不從破棉絮裏爬起來。忙着下田去了。

現在且不講這許多農民。就中單表許多村窩裏的一個叫做朱家集的地方。雖則也是個極小的村窩。一共不過四五十家人家。但是因爲這地方是市鎮的通道。來來往往的

人倒也很熱鬧。所以也有一家小茶館。帶做些糕餅的生意。還有一家雜貨舖子。是一家姓余的開的。因為余家開了這兩家舖子。而且家裏自己還有一二百畝田。所以在朱家集裏是第一富戶了。非但是朱家集裏獨一。便是近處的幾個村窩統算起來。也還是他家最有錢。主人是個四十多歲的老人。名字叫做柳村。從十歲上死了老子。一向是由母親領大了。做人却很勤儉。早上不等到和尚寺裏的鐘聲。在空氣裏開始波蕩。他便起來了。催着他妻子煮飯下田。後來他漸漸的積了些錢。便在朱家集上開起這兩片店。吃苦。對於錢字。更加看得着重。一切只要有錢可賺。他便死也甘心。大家都說他刻毒。他也不放在心上。後來他在二十三歲這一年上。又學會了一件看風水的本領。於是他把兩片店裏的店務。都歸他母親及妻子管理。田裏的事。却用起長工來。自己便做了風水先生。不是張家做墳。便是李家蓋屋。他去看過風水。在這一隻圓盤上面。他便看出吉凶。剋煞。不是東方有鬼。須得祈禳。終是南方不利。要多種一塊石碑。那些怕麻煩的人家。這些事。總是託着他一人代幹。他總在暗中盤剝。一天一天的積下錢來。逐漸買好幾百畝田。





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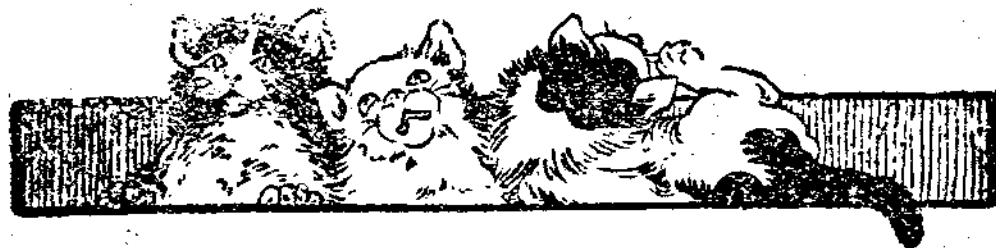
聲

四

他却並不就此停止了。他的本來行業。便是家裏一切。也和以前一模一樣。只有一件事。是他最不快活的。便是眼看着人家二三十歲的人。抱着兒子。自己却沒有他母親也因為這一樁事。很擔心很不快樂。雪白的頭髮。都因為沒抱着孫子。增添了他的白色。一村裏的人和幾個常走過朱家集的人。都認識他們一家三口子。凡是遇見了柳村。大家總稱他一聲先生。柳村對於他們。也並不放出有錢的樣子。談長論短。大家都講得來。村裏人見他和氣。所以面子上和他十分親熱。背地裏却彼此在那裏談論說他太盤剝。太刻。齷了。連村裏一年兩節的會錢。也不肯多出一個。這些話。從來沒有人傳到過柳村耳朵裏。他只每天早上一聽見和尚寺裏的鐘聲響了。便督促他妻子起來。催着長工下田去。自己便收拾他的看風水傢伙。跑進山窩裏。監督做墳。或者是蓋屋。在這村裏。要算他家是最早了。

這一天柳村病了。身體發燒得很利害。從吃過午飯。他便從山裏跑了回來。他妻子忙着問長問短。他却一聲不理。一個兒躺在牀上。兩頰紅得和血一般。不住的喘氣。末了他却

回他妻子說。你快去幹你的事罷。我這不妨事。你快留心着店事。別來看我。他妻子聽着。他這幾句話。心裏忖度了一會。曉得他是爲着錢的關係。也只得走了。柳村自己病到這模樣。四肢一些氣力都沒有。他這時刻記挂着。他各處的生財。眼望着。一面木架的窗洞。只覺得窗洞時刻的變幻。一刻這橫着。豎着。木條子。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人面。幾乎類于理想中的鬼臉。一刻却又變成一個很美麗的女子面貌。以及什物。樹木。但是。一些兒不增進他的畏懼心。有時他也覺得可怕。但是他嘴裏總輕輕的念了一句說。這什麼可怕呢。他們還得做他們的事。咧。難道我得叫他們進來陪我嗎。這可不能。他這樣念了一句。他一切的恐懼。全部都消滅了。只有他們不知。可在店裏照常的作工。他們不知。可在山裏照常的打坑。他們不知。可在店裏照常的理事。做賣買。一起一落。轉個不休。一會他又念到子息的一層。他便覺得他是在世上最可憐的一個。幾乎不願再做人。但是。一會想起東村王家老兒。本來他這些田。都是王老兒的。現在却被他的兒子嫖賭吃着。的用虧了許多。把那生息的田產。都賣給了人家。又似乎是有子息的不好。這樣雜亂的。





鐘

思慮使他翻來覆去的在牀上更加難過。

聲

山窩裏做墳的土工看見監督的人跑了。便放大了胆子。把那應得用的料子。藏匿了許多一個一個的從年紀最大的開始休息。偷懶靠着整塊的石條。劃起洋火。抽起烟來。有的躺着睡覺。遠遠聽見那和尚寺裏沉着的鐘聲。一聲聲顫動的傳過來。表示和尚們在那兒開始做夜功課。那些土工便同聲的說。我們今天趁着老頭兒不在這裏。早些停工罷。聽那和尚寺裏的夜功課鐘也起來了。說着大家收拾着傢伙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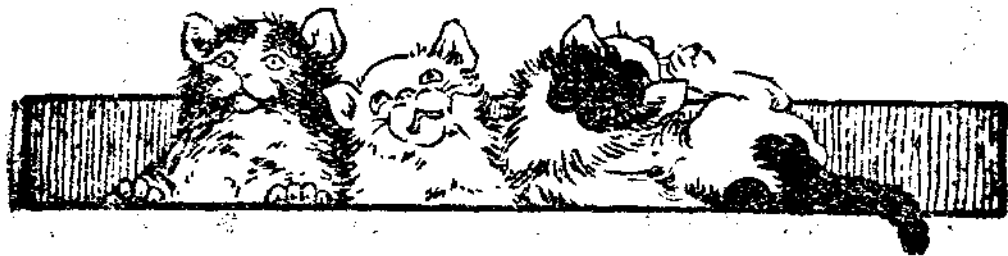
田裏插秧耘稻的長工們。泥沒着腳。彎着腰。不住的做工。一會兒得了柳村生病的消息。彼此一面做着工。一面在那兒講着東家長西家短的。不知不覺的把手裏的工作慢了許多。沒到半點鐘工夫。一個年紀很輕的長工說。他生了病。今天恐怕再不會巡風樣的來了罷。又一個接應着說。他這種巡風太覺可惡了。又料不定他一個時候。又料不定他一個來的方向。我們只得一天到晚的忙着抽烟的工夫都沒有了。今天却是天叫我們休息的。何不大家停一刻罷。說着大家都停了工作。抽烟的抽烟。打盹的打盹了。漸漸聽

六

得。和。尚。寺。裏。的。鐘。聲。一。顫。一。動。的。傳。遞。過。來。大。家。便。忙。忙。碌。碌。的。收。拾。起。他。的。傢。伙。一。步。一。停。的。跑。回。去。了。

柳村的母親聽得兒子生病。魂都沒了。身體坐在雜貨店裏。心却兀是突突的跳。眼前昏花得一些都看不清楚。跑上的主顧。叫上幾聲老太。他纔做夢一般的醒來。錯望的腦筋。對於顧客的要求。往往弄錯了。人家覺得很奇怪。幾個老主顧。更加詫異起來。因為他平日和氣的神情。和靈敏的耳目。今天却大不相同。緊鎖着眉頭。一臉的不高興。不樂意。眼也花了。耳也聾了。只要有一分鐘的空。或者一分鐘的湊巧。有人可以代替他這責務。他就跑進去。望着他兒子。因此上這一天。少做了好多的生意。沒等到天黑。和尚寺裏鐘聲。一波一動。到完全停止的時候。他就收拾了店務。上起塞板了。

柳村的妻子。常常自己恨自己。這麼大的年紀了。嫁了柳村。已經近二十年了。還沒生育。過。只。看。着。人。家。嘻。嘻。哈。哈。的。和。小。孩。玩。笑。自。己。恨。自。己。到。利。害。的。時。候。他。只。一。個。哭。了。哭。了。一。會。他。又。恨。着。天。太。使。他。命。苦。了。這。天。柳。村。病。了。而。且。發。燒。得。很。利。害。他。于。是。更。加。焦。





這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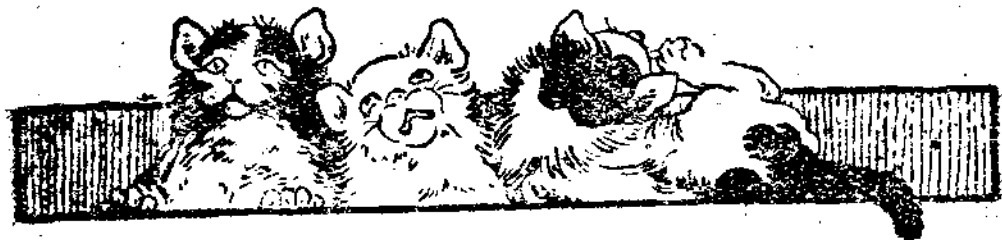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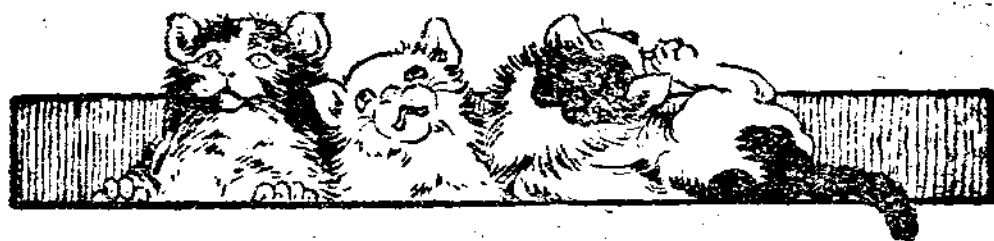
急。但是柳村又逼着他要管理店務。沒奈何的一個人坐着。儘呆看着許多茶客把沖水泡茶都忘懷了。茶客也覺得他很奇怪。他却只覺得那些茶客。今天奇怪起來說話格外多些。使他十二分的不耐煩。而且日子覺得是格外長些。好不容易盼望到和尚寺裏的鐘聲一聲聲波動着過來了。那些茶客也絡續走了。他纔關起門進去望柳村了。

柳村身體病着。頭腦昏昏的。但是他心却還提起了。挂在山窩裏做墳的土工身上。田裏插秧耘稻的長工身上。雜貨店裏管事的母親身上。茶館裏的妻子身上。無論如何總放心不下。覺得他的土工長工以及他母親他妻子多喜歡偷懶。偷懶了便少許多利息。幾次的要從牀上爬起來。可是魔鬼壓制着他。不許他彈動。只一坐起時。眼就花了。頭就眩了。沒奈何的重又趟下。天色漸漸的夜了。他那間臥室本來只和鐵牢一樣開着一個不滿兩尺方的小窗。烏越越地室內。瞧不清楚什麼。這時更加暗了。那和尚寺裏的鐘聲也一波一蕩的漸漸起來了。柳村很奇怪。他想爲什麼今天的鐘敲得這樣的早。多聽見的一聲。多加他一分煩厭。料想那些土工長工們聽見了這鐘聲。決計要停止工作了。那

舖子的。塞板也要上起來了。果然那鐘聲還沒完全停止。他母親跑了進來。他妻子又跑了進來。他一瞧見了。恨得什麼似的。但是他因恨了。煩厭了。心裏不爽快了。愈加的發燒。只恍恍惚惚的彷彿自己吃辛吃苦掙下的許多家產都被他們模模糊糊弄完了。這一夜他母親看見兒子病得很利害。沒敢睡覺。只在靠壁角的一張椅子裏打了一會瞌睡。他妻子看見他丈夫病得很利害。也沒敢睡覺。連眼皮也不敢闔上一闔。那些土工長工們却安安逸逸的睡了一夜。舒服得比較什麼都好。

那和尚寺裏的和尚們。早上四點多鐘的時候起來了。做了一會功課。好在沒有事。便一天到晚的瞌睡。在傍晚時候。又敲起鐘做一會功課。便沒有事了。什麼也不用擔心。第二天早晨。這方丈又起來了。趕緊的撞着這鐘。鐘聲啞的漸漸波動着。傳出去直衝的。傳進柳村耳管裏。柳村突然從恍惚的似睡非睡的夢裏。清醒了過來。兩頰紅得和喝醉了酒一般。眼眶凹了下去。嘴唇變了紫色。喘吁吁的望了望。很奇怪的說。媽。你起來了。爲什麼不上外面店裏去。又問他妻子爲什麼不上茶館去照料一切。恐怕喝早茶的便要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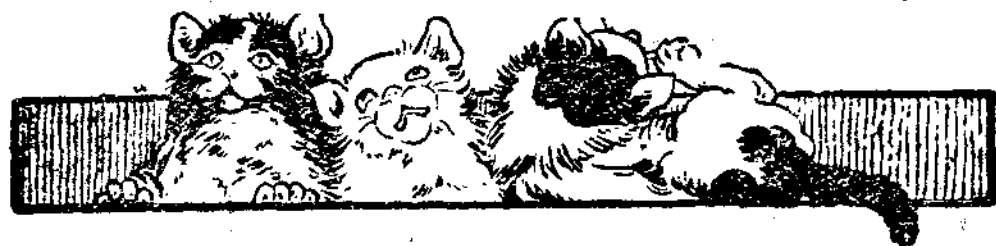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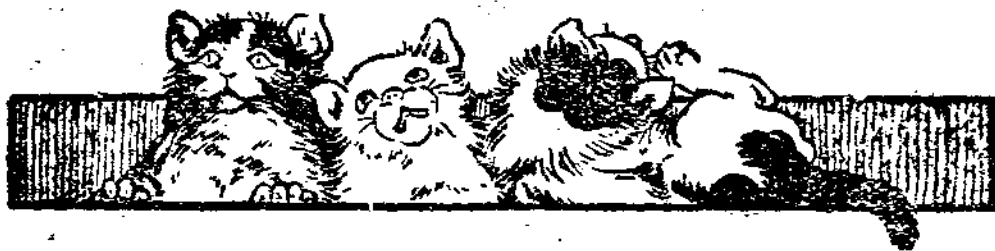


他們倆都望着他。見他這種病的情形。心裏跳着。他所說的話。也沒聽得清楚。他又再三的催着他們。婆媳倆沒法。一同出去了。他又要掙扎着起來。但是始終沒有成功事實。忽然記起了那些土工長工們。便直着嗓子喊他妻子。問工人們。可上工了。沒有他妻子。遲了一刻。答應柳村已經咆哮起來。逼着他妻子去催他們。他妻子分不開身。只在外面茶館裏煮水。預備吃早茶的茶客。好久他看見一個長工。手裏拿着枝潮烟管。也在外面喝茶。他于是不得不喊了他一聲。并且叫他去告訴他同夥。趕快去上工。這長工奈何不得。懶洋洋的踱了出去。慢慢的去招呼他的同伴。同伴多懶洋洋的下田去。

柳村的病一天一天的轉重。非但是不能起床。去監督那山窩裏做墳的土工。田裏插秧耘稻的長工。和他母親妻子的店務。而且連嘴裏的催促呼喊都沒了氣力。終朝昏昏的躺着。有時口裏乾得什麼似的。也不肯叫一聲妻子。倒一杯茶。或者水。情願自己坐不起來。便儘乾着他母親幾次三番的要請醫生。他執意的不肯。他妻子幾乎是一天到晚的

哭着。但是又不敢時常的跑進去看他的丈夫。只得呆坐在店裏。土工和長工們本來早上五點多鐘使上工的。現在却到了八點多鐘的纔絡絡續續的提着烟管。帶着茶壺。懶洋洋的進山窩下田。在傍晚時候的停工。起初還得聽見了和尚寺裏波動沉着的鐘聲。纔一轟的散了。但是一天早似一天。他們停止了一刻。山窩裏的土工說着笑着出來了。裏的長工唱着俚歌。搨着鋤頭。在田岸上踱着。那和尚寺裏的鐘聲。纔一聲一聲的開始響起來。振盪起來。雜貨店。茶館。店也一早的關了門。柳村病重了。一連四五天沒吃東西。身體又是發燒。連說話都不能了。他母親十分的恐懼。沒奈何強請了個醫生。醫生來了。他還縮着手不肯伸出來給按脈。好不容易的勸告纔應允了。可是他聽着他母親將着雪白響亮的銀圓給醫生的時候。他楞了一楞。可惜得利害。可是醫生臨走的時候。却對他母親說柳村的病。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地步。實在是積勞過分了。他妻子得到這個信。慌了主張。只有哭着。不上三天。柳村却死了。臨死的時候。囑付他妻子。要竭力保守他所掙的許多家產。將來可以領一個小孩作爲兒子。他妻子再也沒有聽清楚他的話。放着





聲的大哭了。

這時候正是傍晚的時候，和尚寺裏鐘聲一波一盪的起來了。那和藹的春日的陽光，漸漸的落山，泛了粉紅的顏色，帶着一種笑臉，向着人家柳村。一生的辛苦勞碌，却從此休止了。

● 罪罪錄

伯雲

前曾著醉語刊自由談，今更續數則。易名曰罪罪錄。郵諸「社會之花」。鈍根先生及閱者諸公，其哂我否也。

求助於佛。不若求助于人。求助于人。不若求助于己。

善誓者無信。善笑者多詐。天下惟黃金是萬靈之藥。名譽損則此身雖生猶死。

世界愈文明。社會亦愈險惡。

悖而入者。悖而出人也。非天也。

貧人常多子。富貴者欲得一而不可。

寡言者。其出一語。必爲人所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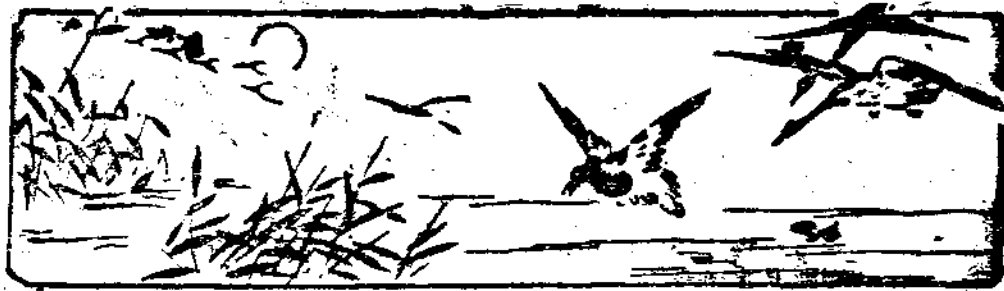
樸實人所共惡。奢侈人所共好。此國之所以貧也。

中國國粹。行見盡矣。

文人之筆。較諸槍砲。猶爲猛利。

釋耶之道。其旨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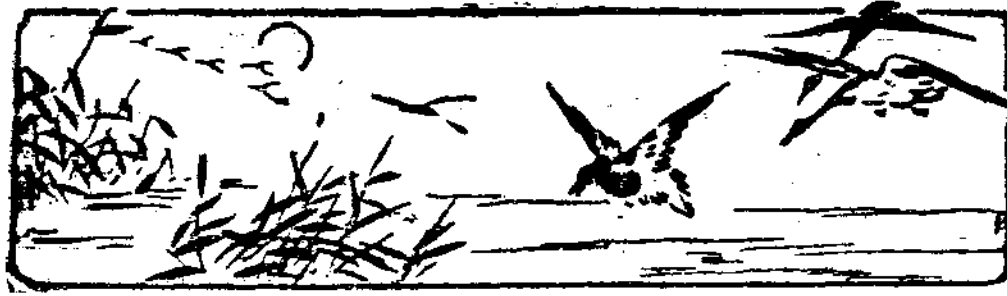
悍婦烹姑記



悍婦烹姑記

吳紅芍

暑夜納涼。二三野老。每抵掌談遺聞軼事。有足爲我驅睡魔者。據野老言。距今數十年前。慈谿出一巨案。案雖無曲折。而慘厲則已極矣。客中無俚。援筆記之。山左楊氏女。綽號野薔薇。貌僅中姿。而淫悍絕倫。未嫁時。卽與某屠有染。雙宿雙飛。聲名狼藉。婦恬不知羞。隣里穢其行。莫欲娶者。父母不得已。遠嫁慈谿王某。王家資甚微。有母及妹。賴王營商以養。故王長年貿易在外。鮮有歸日。及娶婦。仍作客他鄉。婦性本淫蕩。不慣獨宿。遂與某營官私結不解緣。蓋其屋與營房比鄰。而營官寢室。與其臥房。僅隔一壁。陳倉暗度極便也。小姑微聞其隱。以語諷之。婦大懷恨。姿其潑悍。相與毆罵。嗣後隙漸深。勃谿遂無間日。其姑懦弱。攝其威。莫能制。唯戒女勿與爭。以冀無事。會鄰邑賽燈。女往觀。



悍婦烹姑記

二

寓戚家數日。營官知女他往。胆益壯。卽日間亦來婦處。一日正在謔浪笑語。醜態畢呈之時。適其姑因有事。窺帷入。見之。不期積弱之性。怒潮亦湧。大聲叱曰。賤婢子。不知羞恥。與誰家無賴姘識。白晝竟敢來此。吾將喚集隣人。來縛爾曹也。婦情急智生。突前掩姑口。反顧營官曰。事果洩。吾命休矣。不若殺之以滅其口。營官尙躊躇不決。婦罵曰。殺。坏枉做營官。何一無計。謀今不爾。吾等尙有生路。耶。營官遂趨前緊勒其姑曰。殺之。血花濺地。腥氣難除。爲之奈何。婦曰。爾堅持之。吾自有計。乃取敗絮塞其口。裸其體。以繩緊縛四肢。成團形。置諸大釜中。烹之。水數沸。而肉糜矣。然後將骨肉裝入大甕。以土封口。乘夜深月黑時。負出沉之于河。人固莫之知也。及女歸。不見母。詢之。婦佯作驚狀曰。阿姑未至。妹處耶。自妹作客。姑日相念。昨云至妹處。往邀妹歸。及晚未返。余以爲戚家留宿。當偕妹同歸矣。今妹言未至。戚處豈偌大人。乃致中途迷失耶。女雖知婦素悍。然烹姑慘劇。究非意料所及。遂信其說。僱人四出偵尋。踪跡杳然。乃馳書告王。王得訊。驚極兼程而歸。抵家後。見婦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異之。詢諸妹。備得婦隱。大疑。細詰其婦。



婦。佯。作。不。知。巧。言。圖。賴。王。固。未。悉。真。相。亦。不。敢。窮。詰。而。婦。心。頭。志。忑。恐。事。敗。露。乘。夜。潛。至。營。官。處。謂。營。官。曰。自。彼。歸。後。小。姑。向。之。絮。絮。語。彼。遂。向。余。嚴。詰。幸。余。巧。詞。遮。飾。幸。暫。無。事。然。將。來。恐。難。免。敗。露。爾。將。奈。何。營。官。曰。謀。殺。之。事。任。何。祕。密。終。不。能。永。保。其。祕。彼。之。向。汝。細。詰。蓋。已。知。吾。儕。事。矣。一。旦。敗。露。又。焉。逃。死。語。云。斬。草。除。根。不。若。乘。早。殺。却。相。偕。遠。揚。別。圖。久。計。唯。殺。彼。不。易。耳。婦。凝。思。良。久。曰。明。夜。汝。來。吾。室。潛。入。牀。下。俟。彼。熟。睡。出。而。助。吾。以。繩。殺。之。何。愁。不。濟。也。二。人。商。酌。妥。定。遂。于。明。夕。施。其。毒。手。席。捲。而。逸。至。翌。日。其。妹。見。日。高。三。竿。兄。嫂。猶。未。起。隔。房。聽。之。寂。然。無。聲。呼。之。久。亦。無。應。者。以。手。推。門。門。立。啓。入。視。則。嫂。已。杳。其。兄。舌。伸。唇。外。頸。間。束。一。繩。氣。已。絕。矣。始。悟。母。之。滅。跡。當。亦。婦。謀。乃。哭。訴。鄰。人。乞。爲。援。助。隣。人。大。憤。鳴。于。官。懸。賞。嚴。緝。卒。在。鄆。西。某。村。僻。拿。獲。解。縣。嚴。訊。案。遂。大。白。某。營。官。斬。立。決。婦。則。凌。遲。焉。按。此。事。本。無。記。載。之。價。值。然。至。今。談。者。色。變。而。聞。者。莫。不。髮。指。良。以。婦。人。淫。悍。世。間。儘。有。若。此。慘。毒。則。亘。古。未。聞。其。亦。厲。氣。之。所。鍾。歟。

詩 禪 嘯 語

詩 禪

肥瘠二議員聚語於院隅。肥者曰：向選總統，君書汝子。今選總理，而書吾子，何也？瘠者曰：書吾子，內舉不避親，書若子，外舉可得錢也。更以手探肥者之囊，曰：是累累者，豈皆得諸汝子耶？

筆硯墨聚訟，筆語硯曰：爾貪墨，而又污吾白，是可誅也。硯曰：非吾之過也。墨強據吾腹，君不濡首入而吮之，又何污子不貪墨？何日短而卽於無耶？是亦可誅也。墨曰：休矣，吾身日消而硯池不潤，子既竭吾脂膏，而又患彼心腹，乃猶以相污見責，何不恕耶？是更可誅也。訟乃解。

夜挽車有不燃燈而馳於僻途者，警察責之，不服，拘入署，罰鍰不允，搜其身，不得，斥之行，不去，曰：無錢買油，燈仍不能燃，將更受罰，奈何？命警護之，乃行。

晚 傍

殊 夢

手裏拿了一塊水晶糕。驢兒便不哭了。噫了兩口氣。對他母親道：「姆媽。我不再給你嘔氣了。」說時。白嫩的面龐兒。還嵌着兩點珍珠般的眼淚。

他母親給他坐在雙股上。一隻手不住的在他脇裏撫摩着。秋水瑩瑩。充滿了慈愛。祇梨花式的玉容。鬢鬢蘊着無限的憂愁和苦惱。低聲對驢兒說道：「兒。這水晶糕好不好？」驢兒道：「好的。誰教你給我吃啊。他麼？」一面說。一面指着壁上的一幅少年半身照。

她芳心驀地震起來。顫聲道：「你……莫指他啊。」驢兒望了他母親一眼道：「他是誰。可不是我的爹爹麼？」她玉容更加慘白了。緊緊摟住驢兒道：「你莫說這兩字了。你已是無……」她再也不能說了。淚珠雨一般下。驢兒的額上和手裏拿的水晶糕也沾潤了不少。

驢兒呆呆地坐在他母親的股上。烏溜溜的小眼珠兒。只顧向她臉上盯去。他並不覺得她有什麼傷心和苦惱。祇見得她臉上一行一行都是眼淚。他知道哭並不是快樂的現象。是他剛纔嘗過這滋味的。他因此知道她多分是不快樂。所以水晶糕再也不能下咽了。他驀地跳起身來道：「姆媽。隔壁王三哥剛纔約我

去捉迷藏咧。」她含淚道：「小心着，不要碰傷了手脚啊。」

傍晚的太陽，是很絢爛的，映在碧玻璃窗上，益發豔麗刺人目。她無聊極了，含着一把酸辛淚，伏在窗櫺上，看那窗外的風景。萬山被紫，遠樹籠烟，窗前的花卉，都欣欣向榮，祇她憔悴的，不成模樣。腦海裏不禁又起了一陣波瀾，把那影事前塵演影戲般一幕一幕，從眼底過，每過一幕，她總一陣子難堪。於是嘖嘆的聲音，也就連綿不絕，好像與遠來的笛韻比較，個誰來的淒涼。接着自言自語道：「祇恨未亡人責任未了，不然誰願意睜開倦眼，看那無情的景物咧。」說時，珠淚簌簌地滿了襟袖。

她又道：「人莫不有死的，不過有謂無謂的，分別若愚你死端的，爲什麼啊……勳章嗎……這是一錢不值的銅牌，試看政府酬庸，整千整萬的，嵌在人們的身上，那一個是功在國家的呢？不過賞他們會殺人會放火罷了……」

「報國嗎……現在豺狼當道，總不外爲三數野心家爭權利，奪地盤，而犧牲罷了。試看無定河邊白骨如山，積那一副是真報國者咧……」

「你不從社會上去報國，枉拋了一顆好頭顱，又把弱子嬌妻，一古腦兒丟在苦海裏，唉……若愚啊……你九原自問，也許不獲下臍吧……」

「你我的愛情，本來是濃厚的，你的聰明才智，也是



加人一等的。怎麼爲着一念之微。竟忍情割愛甘心。給野心家權利地盤。而效死偶失。一着全局皆輸。若愚啊……你錯了念頭了……歐陽華生不是你的同學友麼。他的聰明才智。不是遜你一籌麼。然而他一心從社會事業幹去。爲人羣造福。博得一個大榮譽。誰也說他是「大慈善家」。是「真愛國者」。而對於你的論調呢。不是「桀之犬」。便是「虎之俵」……

枯涸了。當你骸骨歸鄉的時候。我不難和你同一棺。共一穴。祇騙兒沒人撫養。我死了。便是大大的過失。然而你在地下長眠着。也該知道我的心苦啊……

她說到這裏。天色已漸漸兒昏黃了。大門開處。驢兒從外面跳進來。口裏唱着拿破倫的凱旋歌。她聽了。又是一番感觸。連連嘆了幾口氣。說道：「一將功成萬骨枯」。若愚你真可憐啊。說完一手拉住驢兒。木人也似向那壁上的少年。半身照望去。

乳水不足 此孩前曾 晝夜悲啼 形容枯瘦



現在強壯肥美深感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敝局每日收到感恩之父母稱頌嬰孩自己藥片之謝函多封茲刊錄浙江平湖電話公司陳福綏先生之證書如左云綠內子產後失調以致乳水不足而小兒晝夜悲啼不安枕席遍身

陳福綏君之公子

發熱形容枯瘦羣醫束手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立即見效服用未久諸恙悉去身體強壯足見貴局慈心濟世有益於社會豈淺鮮者家中有小孩者不可不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以防不時之需因在暑熱天時誠恐小兒驟然有疾故也因此藥片能退熱止腹痛開胃口利大便止瀉凡出牙痛苦可止

又能殺蛔蟲止嘔吐平肝筋並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俾得循序長成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童

性
之
愛

陳 飛

靜珠妹妹。有好幾天不到我家走動了。我的心裏多麼煩悶和無聊呀。

我和靜珠。自問有密切而誠摯的情愛。雖然旁人說我倆「兩小無猜」。但我們的心裏。固已心心相印了。靜珠妹妹的身段。面龐。性情。我都合意。她和我又是緊鄰。早晨或晚上。總在我家玩耍。鬪紙馬。弄玩偶。捉迷藏。咧。玩皮球。咧。……這都是我們日常的

童 性 之 愛

功課。有時候還要看什麼兒童圖畫。兒童詩歌。絮絮談天。互相研究。旁人呢。固然很欣羨我們倆。就是我自己。也何嘗不快活。我嘗對靜珠妹妹說。「你是我心靈的安慰者。你是我生命的導線。」她聽了我的話。瞅着我憨笑。後來我情不自禁。便走上一。步。擁抱着她。親了幾個甜蜜的吻。唉。這好像還是昨日的事呢。又那裏知道。因了一句戲語。她便心存

一





芥蒂忍心永永離棄我。再也不到我家裏來了。她恨我已極。所以臨走的時候。狠狠的向我瞧了一眼。又指着我說道。「自今天分開後。我到死也不願見你的面了。」那時候。我還以為他一時之怒。所以毫不在意。那裏知道她竟然從那一天起。絕跡不來。我去看她。也是避而不見。我年紀雖少。腦筋雖很簡單。但是受了這種刺激。也會覺得做孩子委實沒味。也會背着人流眼淚。一日三餐。竟難下嚥。一天到晚。自己不知道。想些什麼。母親要替我請醫生。我堅說不要。我心中默默地想道。「母親呀。你要是去請靜妹妹過來一談。我死也甘心的……」但是我是個八歲孩子。要想對母親說。有些怕羞。結果——惟靠自己知道。唉。我真可憐極了。

唉。五天以前。不是我和靜妹妹在這裏比跳軟繩嗎。現在呢。草花開得。仍是這樣茂盛。而園裏的人。却祇有我一個了。想從前我害病的時候。他一天至少看望我三次。現在可怎樣了。從前放學歸來。總在我家遊戲。現在又怎樣了。從前的星期日子。我們總在一塊兒讀書問字。現在又怎樣了。從前我們倆有好吃好玩的東西。總是大家分贈。現在又怎樣了……靜妹。你未免太忍心了。我在花

園之中一面走。一面呆想。早已走入玫瑰花的花叢中。我又想起一件事來。我想半個月前。不是和靜妹在這裏同賞玫瑰花嗎。她那時還對我說了不少的趣話。直玩到紅日西沉。才一笑分別。那裏知道好花依舊。而看花的人。却祇有我一個了。我心裏多麼悲傷呀。……我剛在想到這裏。有一種尖脆的聲音。從背後傳過來。祇聽得喚道：「飛哥哥。你快離開這裏。留心玫瑰花叢中有刺呢。」我回頭一看。正是靜珠。禁不住感極流淚。但是急忙把頭回轉。仍舊站在花叢裏。很悽苦的說道：「靜妹。謝你關愛。但我的赤裸裸。這顆

心。很願意受外界一切的刺。因為前幾天有人對我說。到死不願見我。所以他人不愛我。我也不自惜。我很想犧牲性命。賺人一勺眼淚。區區玫瑰花刺。怕他做甚呢。」她聽了我的話。便嘆哧的一笑。笑聲未已。早就落下淚來。但她仍舊裝出很鎮靜的樣子。帶着笑容說道：「飛哥。你慧極了。前天是戲話。你竟認以為真嗎。我何嘗不愛你呢。你不能信我。我就拿一個玫瑰花的刺。在恐心房裏刺出血來。給你瞧瞧。」大約五分鐘後。彼此又手挽着手。歡天喜地的走出園門去了。

★
★
★
★





哈哈我贏我贏不！不！我贏我贏飛哥輸
給我的……書房之中聲浪嘈雜原來我

和靜妹妹又在那裏鬪紙馬了

●消夏叢錄

(二)

王懷冰

又(酉陽雜俎)載盛夏取大水晶如拳塊置釜中新汲水煮千沸以小口大肚餅盛湯以油綿密封其口勿令泄悉復以重湯煮餅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餅冰已結矣此古之造冰法也

又(盧氏雜說)記薄餅卷厚冰以刀切入迎刃而解又(杜陽雜編)載唐順宗即位歲拘彌國貢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云云是可見當時食冰之風尙矣

又(消夏錄)云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於芡實其圓如一富家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此實無異今之所謂冰其琳不過當時無此名稱耳

夢。

夢

張潛鷗

使人增愁的秋天又來了。滿園的花木都垂頭喪氣着。紅情在那裏。綠意在那裏。剩着一片西風。蕭瑟的吹來。

燈光明滅。月色淡白。獨有蟲聲唧唧。高唱入雲。唉。秋來無處不斷腸。

秋光……秋景……秋聲……秋色……和秋來的風雨。是沒有感覺的人情。却是三翻四覆。和秋天的氣候一樣。

月色漸漸的滅了。黑雲漸漸的起了。無情的風雨又來了。把一園的花木。打得滿地都是落葉呀！風雨啊！你少使一些威風罷。愁

夢

人的心已被你打得粉碎了。

像煙一般的綠窗子裏。一間佈置得井井有條的房間。床上的帳子半垂着。裏面一個面容憔悴。略帶病容的少婦。斜擁在香衾裏。邊頭睡着一個玉琢可愛的小兒。伊睡得很是甜蜜。

一年以來。一切的煩惱。主宰了伊的一身。蕩漾的流冰。終無盡期。伊所有的不幸的煩惱。也正和蕩漾的流一般。

伊見了這樣的一片秋景。不免又感到舊恨。以前的事。又在腦海中回憶起來了。彷彿一張愛情影片。已在伊的心版上開映了。

一

夢。

夢。

夢

那時節也是秋之夜啊。一輪明月照得那大千世界和白晝一般。伊和着伊的丈夫並坐在花間月下賞花玩月。何等快樂。伊的丈夫對伊說道：「愛人呀。花爲了月發香。月爲了花增光。花兒月兒已和成了一片。願花常好。月常圓。我們的愛情和花月一樣……」

唉！現在呢。他別有所戀了。棄舊換新。置伊於不顧。無情的他。比無情的風雨更厲害。這樣的回憶。那真使伊痛心而致於流淚了。所以伊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

★

★

★

「呀。親愛的蘭哥啊。你歸來了嗎。你肚子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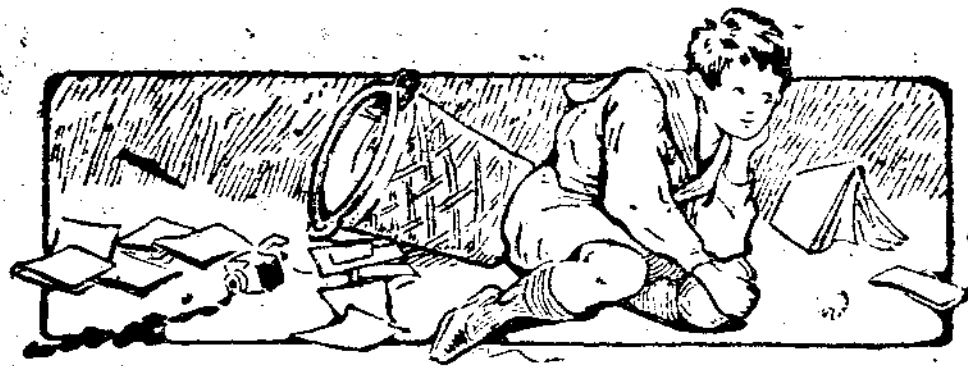
得餓嗎。身子冷嗎。我的蘭哥啊。你怎麼好幾天不歸來呀。閨中人盼得你秋水穿了。我的蘭哥……」伊帶着笑而心中很愉快的對他說。可是他怒目的道：「你該曉得。蘭哥已不是你的了。我用不着你叫蘭哥……」

伊看了他可怕臉兒。很是驚怕。伊的兒子見了他面容這樣兇惡。也似乎覺得很可怖的哭了。

孩子哭得怪響。便伊去撫抱他……呀。伊的丈夫到那裏去了。祇有伊的兒子在被裏號哭……哦。原是一場夢呢。

蟲聲唧唧。雨聲瀝瀝。他的人影兒在那裏。

夢。



龔癡

鄒改廬

龔。揚。言。贛。南。世。家。子。性。敏。慧。言。行。多。奇。特。喜。獨。居。見。生。人。則。避。恐。不。及。以。是。人。咸。目。為。痴。年。十。六。畢。羣。經。詞。藻。風。華。老。輩。刮。目。某。日。銜。父。命。往。賀。族。叔。新。婚。距。其。家。十。里。而。遙。宿。叔。家。者。三。日。有。耕。衣。女。郎。年。可。十。八。九。日。為。生。理。辯。髮。生。雅。好。之。迨。歸。言。於。母。欲。挽。媒。說。合。母。乃。以。女。衣。飾。詢。之。伴。往。者。則。婚。者。之。妹。而。生。之。諸。姑。行。也。於。是。家。人。競。相。譁。笑。事。為。生。父。聞。欲。痛。拊。之。賴。母。解。免。第。生。思。女。仍。不。已。知。女。名。鳳。仙。乃。乞。比。鄰。鳳。仙。花。一。供。之。齋。案。家。人。多。有。悉。其。用。意。者。生。固。獨。子。父。母。鐘。愛。甚。亦。勿。過。責。有。族。嫗。常。出。入。兩。家。漸。以。生。事。洩。於。鳳。仙。鳳。仙。大。感。動。次。年。春。值。生。往。賀。年。乃。招。生。至。僻。處。謂。曰。姪。意。儂。盡。知。惜。乎。名。分。所。限。願。期。來。生。幸。毋。過。戚。生。正。色。曰。姪。初。不。知。為。姑。故。愛。之。既。知。為。姑。則。已。易。愛。為。敬。初。非。有。他。意。也。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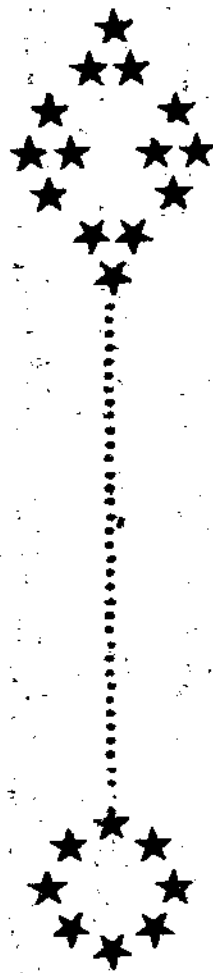
之說縱渺茫然以姑而盟于姪殊嫌非是姪行吾心所安姑勿置念可也鳳仙慚阻泣下
 生慰之而別嗣遂絕足于鳳仙家曰吾以志吾過也比鄰有女曰二雲農家女長生一齡
 幼卽耳鬢廝磨兩心相許生母會生意欲聘之而父執門第說不之許旣而生聘劉氏雲
 亦字章姓先生娶一年而嫁先一夕夜叩生關謂十年心許身雖屬章方寸靈臺尙爲君
 有願伴片刻以明吾志言已縱體入懷生惶遽推之起曰姊誤矣數年以前爾我婚約皆
 虛故一方期情之鞏固一方謀事之成功固皆無虧於正誼今姊爲章氏婦我爲劉氏夫
 劃若鴻溝詎容紊亂若以此而證姊之所志則姊負章氏我負劉氏爲歡幾何而使天壤
 間多負情人一雙甯非大不值耶願姊于歸後克執伉儷鴻案百年意外事非癡生所願
 聞也女大感悟適章後情好綦篤生乃大慰逾年生娶劉氏旋補博士弟子員援例貢成
 均棘闕稍躡卽欲棄儒而賈廣營市肆生父不忍生終青衿爲之報捐郡伯生恥進不以
 正竟不謁選邑固有流妓麀集有雛妓曰桂卿者嘗邂逅生於賽會時仰其丰采以目挑
 之其居在市西生出入所必經也久之亦時小坐其家桂卿百方挑逗而生終弗及於亂



無何時疫大行。桂卿染疫。生亦一臨。問既病日亟。自知不起。乃泣謂假母曰。兒飄泊數年。所仰望終身者。惟龔公子。而公子乃不我愛。此生已矣。死殊無惜。聞公子家富。田園兒死。後願寄語公子。關半弓地。厝殘骸。渠當不我靳也。言已而逝。假母遣人邀生。至以桂卿語告之。生慨諾。睹遺蛻。竟淚涔涔下。厝就。生感知己恩。欲哭諸棺。先陳其意於婦。婦本生中表姊。姓剛。暴有丈夫氣。初聞生之出入娼寮。大不懌。嘗斥其不檢。生惟唯。唯至是爲柔情。所動許之。且允偕往。至則生木立不作聲。僅一周視婦。詰其故。生曰。世惟明理者多情。偏激過傷。均非情之正。甯有對妻而哭妓女者。婦感其誠。雙淚奪眶而出。久之。竟撫桂卿棺。大慟。蓋婦曾遭繼母虐。幾瀕於死。視桂卿盛年委化。迴溯舊景。竟作同情之哭也。生慰而掖之。歸鄰右。喧傳謂生婦癡。且遠適于生也。生有中表姊妹各一。姊曰和。卿性靜婉。願所適。匪人。妹曰愛。卿蕩逸。飛揚不安於室。至與夫家涉訟。和卿長生七齡。生襁褓時。和卿嘗提抱之。故感情素洽。每值歸甯。生必往訪。往往長談。至深夜而愛卿方以訟事不得直。欲浼生爲關說。於有司。見其與和卿暱也。意其有私。亦思有以動之。俟生自和卿處出。要於

途。謂。曰。妹。遇。人。不。淑。身。世。可。憐。刻。將。匍。匐。公。庭。自。願。萬。難。倖。勝。哥。與。邑。宰。善。妹。所。深。悉。願。仗。鼎。力。脫。妹。于。阨。啣。報。有。心。此。身。當。不。他。屬。且。哥。與。和。姊。事。妹。亦。洞。曉。哥。固。多。情。當。不。獨。厚。和。姊。也。生。聞。言。憤。火。中。燒。不。能。自。制。厲。聲。曰。若。以。龔。某。爲。何。如。人。而。可。以。色。動。耶。我。親。和。姊。非。惟。爲。渠。身。世。可。憐。亦。所。以。酬。數。年。提。抱。之。勞。也。乃。疑。我。有。遺。行。乎。速。退。休。善。圖。晚。蓋。予。當。存。忠。厚。不。發。爾。私。毋。再。嘵。嘵。爲。也。愛。卿。慚。極。竄。去。翌。日。生。爲。言。於。邑。宰。寢。其。訟。置。酒。招。愛。卿。夫。凌。某。調。解。之。凌。某。感。生。誠。且。畏。其。勢。遂。勉。允。之。復。爲。夫。婦。如。初。而。生。諭。聞。者。禁。愛。卿。來。不。得。入。

記。之。者。曰。美。色。當。前。疇。克。自。制。非。有。定。見。鮮。不。及。流。彼。坐。懷。不。亂。云。者。亦。仰。止。先。德。之。推。想。詞。耳。卓。哉。龔。生。其。情。場。之。規。範。歟。而。人。方。以。癡。目。之。嘻。吾。方。憂。夫。世。之。所。謂。不。癡。者。



學校偵探案大觀

(續)

吳夏伯

一根火柴

綠楊夾道。碧草如茵。好一派的春光明媚。在綠陰深處。有一角高樓。正是我們校裏女學生的寄宿舍。朝曦初上。其時的預備鐘已噹噹鳴了。那一般的女學生們。亦都起來梳洗。內中有一個中學女生名叫方瑞宜的。却叫喊起來。衆人們不知就裏。詫問何事。當下瑞宜對衆人說道。我昨天帶的鑽石戒指。不知何故失了。四處尋覓。踪影毫無。於是衆人們亂闖闖起來。有的走去女舍監說知。當時女舍監走了進來。問瑞宜道。你失去鑽石戒指嗎。你記得昨天丟在那裏呢。瑞宜答道。我昨天晚上臨睡的時候。就是丟在梳妝檯上的。因爲我昨晚洗臉的時候。便隨手放在梳妝檯上。及至洗完臉。就忘了收起。所以就此失了。女舍監道。你記得清楚嗎。不要丟在那裏。一時尋不着。却說失了呢。瑞宜道。我

記得明明白白。斷不會錯的。於是女舍監便向衆人道。你們有拿沒有呢。拿去的。現在交出來。不要累人乾着急。不然。檢查出來。是要依法懲戒的呀。衆人們都道。沒有拿。最好現在就檢查。也可以明我們的心迹呢。當下女舍監即喚了幾個僕婦進來動手檢查。各人身上。都檢查到了。還是查不出來。而且已到了上課的時候。衆女生們祇得急忙收拾上課堂。及至衆女生們都去上課了。女舍監即將房門鎖住。不准他人進去。於是女舍監就去見校務長。告知此事。校務長聽得了。知道校裏出了失竊的事。於學校的名譽。是很有妨礙的。所以當時校務長就想起馬森來了。但是馬森已經上課。不能叫他曠了課來查竊案。只得耐住性子。待下課時再說。好容易等到下課鐘響了。校務長即忙跑到馬森的課堂。說明此事。請馬森探個下落。當下馬森聽完了校務長所說的話。便同校務長來到女生寄宿舍。見了女舍監。就一齊進了方瑞宜等的臥室。只見室內兩旁。順序橫了六張牀。每一邊三張。中央擺了一張長桌。上面堆了許多書籍。就是那六位女學生做功課的所在了。在近牆的那邊。却擺了一張桌子。就是衆人的梳妝檯。亦就是瑞宜失去鑽石戒指的地方。當下馬森走近了那張梳妝檯。便低下頭來。在檯

上。察。看。忽。然。見。了。一。根。燃。燒。過。的。火。柴。便。拾。起。來。留。心。察。看。似。乎。有。莫。大。的。異。點。足。供。他。研。究。似。的。當。下。馬。森。把。那。火。柴。收。起。來。揣。在。衣。袋。裏。然。後。看。了。室。中。的。各。處。待。至。一。切。都。看。完。了。就。同。校。務。長。出。來。校。務。長。就。問。馬。森。道。你。現。在。有。了。端。倪。沒。有。馬。森。答。道。眉。目。倒。有。些。不。過。却。要。費。些。時。候。最。好。請。你。給。我。一。點。鐘。的。假。那。就。可。以。把。這。案。子。結。束。了。校。務。長。見。馬。森。如。此。說。立。即。應。允。給。他。一。小。時。的。假。於。是。馬。森。告。辭。了。校。務。長。出。來。即。走。到。了。學。校。園。養。禽。鳥。的。地。方。只。見。各。鳥。的。形。狀。不。一。羽。毛。的。色。澤。身。體。的。大。小。都。是。沒。有。相。同。的。馬。森。走。進。去。大。略。看。了。一。下。

就。在。養。鸚。鵡。的。地。方。站。住。了。用。手。在。那。鸚。鵡。籠。子。的。鐵。絲。上。彈。了。一。下。和。鸚。鵡。玩。弄。了。片。刻。就。走。出。來。找。校。務。長。見。了。校。務。長。即。道。此。案。已。可。了。結。請。你。同。我。到。一。處。以。便。將。原。物。取。回。校。務。長。聞。言。很。爲。驚。異。便。跟。了。馬。森。來。到。學。校。園。即。見。馬。森。走。入。養。禽。鳥。的。地。方。心。中。益。發。覺。得。非。常。詫。異。但。看。馬。森。的。樣。子。很。有。把。握。似。的。便。不。開。言。只。看。馬。森。如。何。動。作。當。時。馬。森。就。將。管。禽。鳥。的。人。喚。了。來。告。知。此。事。問。他。拿。過。戒。指。沒。有。那。人。答。言。沒。有。馬。森。也。不。多。言。即。回。轉。身。來。在。鸚。鵡。籠。子。上。盛。食。物。的。器。具。內。取。出。那。燦。然。奪。目。的。鑽。石。戒。指。來。當。下。校。務。長。同。那。管。禽。鳥。的。

學校偵探案大觀

人大爲納罕。馬森卽對那人道：你雖沒有親自偷這顆鑽石戒指，但你教唆禽鳥偷的，所以你也有一些關係呀。那人聽了，很驚慌的道：我並非有意使鸚鵡偷的，不過我平日教他的時候，給些物件在他的嘴裏，啣住罷了。馬森道：就是你給他物件啣住，所以他纔把這鑽石戒指啣出來的呀。當下校務長聽了，不甚明白，卽叫馬森講出原故來。馬森卽從衣袋裏取出那根火柴，對校長道：我當時在梳妝檯上看見有了這根火柴，覺得詫異，以爲那般女生們是沒有吸煙的，不是吸煙，又那裏來這根火柴呢？及至我再留心看時，却見火柴的兩邊都有兩道深刻的

痕跡。於是我就知道這根火柴是與那鑽石戒指很有關係。再想那兩道痕跡很像見禽鳥的嘴夾成的。當下馬森說到這裏，便將那根火柴給校務長看，又另取一根火柴給鸚鵡含過，卽給校務長道：你看兩根的痕跡不是一樣的嗎？但是我當時雖決定是禽鳥啣來的，還不知是什麼禽鳥呢。所以我就到這裏來看，覺得這隻鸚鵡是很有關係的。所以我已給他一根火柴試過。這纔證實而且當時門窗皆閉，不是這鳥，更何能不由門窗而入呢？至於鸚鵡丟這火柴的原因，就是那管理的人教他啣物件時，常把這火柴他啣，所以他養成了見物便啣的習慣。火

柴○甚○小○所○以○這○隻○鸚○鵡○啣○之○至○便○昨○天○晚○上○飛○
入○方○瑞○宜○的○臥○室○兒○梳○妝○檯○上○有○亮○晶○晶○的○物○
件○所○以○這○鸚○鵡○便○丟○下○了○常○啣○的○那○根○火○柴○把○
這○鑽○石○戒○指○啣○去○了○幸○而○他○帶○進○一○根○火○柴○來○
不○然○連○火○柴○都○沒○有○那○錢○費○手○續○呢○校○務○長○聽○
完○了○即○將○那○鑽○石○戒○指○交○給○女○舍○監○給○還○方○瑞○
宜○後○來○又○把○那○管○理○禽○鳥○的○人○開○除○此○案○就○算○
完○了○

完結了。於是校務長又出了一個通告道。

以後各女生不准帶貴重首飾及各物件
來校如有違背者失去後本校不負責任
合行知照此佈。

馬森破了這案子以後校務長用學校的名義
送了馬森一個金質獎章至今那獎章還在馬
森身邊呢。

■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蘇玉局嘗謂作文如行雲流水。但能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余謂文固如是。詩亦何獨不然。而滑稽詩尤當作如是觀。易實甫服官清觀察時。嘗有詩曰。我年十五二十時。人人稱我賈寶玉。我年三十四十時。人人稱我于宗肅。那個龜子亡八蛋。紛紛競言利與祿。是誠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矣。

學校偵探案大觀

五

何故旅行必備清導丸

因旅客他鄉飲食各殊難期合胃或嫌米糙或嫌肉敗或嫌烹調未得遂心或飲水不潔以致胃不消化大便祕結或腹瀉痢疾等患故而智者之旅行常備清導丸一瓶於囊中以防不時



之需如覺頭痛嘔吐惡心或肝經失和便秘閉結或腹瀉之時可以隨手取服俾得腸胃立刻清潔疾病消弭於無形之中也江蘇南京狀元巷二號許耀軒先生來書云耀軒自夏歷下泔由皖宿烈山普益煤礦公司旅甯省親即患肚腹膨脹大便閉結異常痛苦延醫服藥毫不見效乃試服紅色清導丸即見功力非但大便如

常且較昔日精神倍增體亦矯健起我沉疴實貴局清導丸之功也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溫柔鄉

(續)

鈍根

第四回 新拆白黨舊拆白黨 老黃包車小黃包車

却說沈蓮芳小姐照例請問衆人姓名已畢。早有那位馬披經先生搶先說道：鄙人久聞女士大名如雷灌耳。只恨慕蘭有心識荆無路。是以暮雲春樹常切懷思。夜雨秋燈徒勞夢想。今日何日天假良緣。三生有幸。既瞻華府。復覲仙姿。吹氣真若芝蘭。欬吐皆成珠玉。鄙人凡夫俗子。自慚形穢。但聆雅教。茅塞頓開。不知女士亦肯不棄寒微。收之門下。否。蓮芳小姐自出娘胎以來。從沒有聽見過這樣咬文嚼字成篇累牘。生打硬做。冒昧唐突的恭維話。實在消受不下去。一時間驚駭惱恨。如坐針氈。夢慈等在旁聽着。也覺得不像。

話。渾。身。汗。毛。一。根。根。都。豎。了。起。來。恨。不。得。立。刻。把。披。經。拖。了。就。走。怕。他。再。說。下。去。蓮。芳。是。黃。花。閨。女。一。時。受。不。住。發。了。嬌。嗔。把。披。經。痛。斥。一。場。大。家。同。伴。的。面。子。上。都。不。好。看。還。幸。虧。蓮。芳。老。實。又。是。年。輕。人。愛。誇。獎。心。中。暗。忖。人。家。到。底。是。一。片。敬。重。我。的。好。意。雖。然。措。詞。不。檢。却。還。情。有。可。原。料。想。這。人。是。個。書。獃。子。或。是。少。年。失。學。中。年。發。憤。自。修。的。商。人。多。讀。了。幾。本。惡。劣。駢。體。尺。牘。或。是。時。下。流。行。的。那。一。類。野。狐。禪。的。駢。文。小。說。不。知。不。覺。中。了。他。們。的。毒。甚。至。於。出。口。成。章。酸。氣。直。觸。只。願。牽。扯。浮。文。通。套。却。不。管。用。得。用。不。得。這。也。是。一。般。粗。淺。文。人。的。通。病。不。能。專。怪。他。一。個。人。啊。就。是。現。在。那。些。新。人。物。絕。對。主。張。用。白。話。當。文。字。的。雖。然。衆。口。同。聲。的。嚷。着。推。翻。典。故。排。斥。成。語。可。是。他。們。腦。筋。裏。偷。有。一。兩。個。典。故。三。四。句。成。語。却。又。非。設。法。表。顯。出。來。不。可。所。以。他。們。文。字。中。常。用。『』這。一。類。的。標。記。中。間。嵌。着。並。無。引。用。必。要。的。成。語。借。

此顯得創作者博學多聞。那麼知識最高的新人物，尙且如此，更不必怪他一個半通不通的舊人物了。蓮芳正在想找幾句不卑不亢的言語，打發那些厭物出去，不料那阿斗又節外生枝，驀地問披經道：「且住，你在那裏說的甚麼冒領啊？識荆啊？這荆到底是一件甚麼東西？你幹麼一定要認識他呢？」披經還沒有回答，早引得衆人哈哈大笑。蓮芳也掌不住笑了。小管口快，搶着代披經回答道：「阿斗，你弄錯了。這典故我倒明白。你問的頭一個不是甚麼冒領，乃是慕蘭。我雖然不曉得那蘭字的來歷，反正是一個人名罷了。我在尺牘書上常見的。至于那個荆字，就是老婆的代名詞。你可曾聽見過人家稱呼自己的老婆不是拙荆，便是寒荆。這準是謙恭的意思。回頭對小管道：「我說的是不是在小管的意思？以爲自己這一篇高論，管教蓮芳佩服我的學問。因此知道我是才貌雙全，中西淹貫，一位的風流少年，說不定他就

要鍾情於我呢。那裏曉得蓮芳心中非但不佩服他，反而恥笑他，強作解人。還恨他這麼一誤解。唐突女子不淺，這豈是對我可以講得的。想到這裏，臉上一紅，偷眼看夢慈時，夢慈正在那裏喝茶，聽了小管的話，忍不住嘆喘一笑，幾乎把茶全噴出來。忽然想到有蓮芳在坐，怕噴茶失禮，惹他瞧不起，忙把茶忍住，用力咽下。不料咽到了肺管裏去，登時咳嗽起來。夢慈連笑帶嗽，搖頭說道：「那識荆的荆字，怕是韓荆州罷。」阿斗跳起來拍手笑道：「夢慈哥又來取笑我了。那回荆州是劉先主的事情，與我有甚麼相干。」夢慈等益發笑得彎腰捧腹，喘不過氣來。蓮芳心中又好笑又好氣，正待託故起身向衆人告便，可巧有一個丫鬢走進來，站在蓮芳身旁，輕輕說道：「小姐太太，請你進去呢。」夢慈乖覺，便向衆人使一個眼色，站起身來，向蓮芳鞠躬道：「女士有事，請便。我們告辭了。今天攪擾不當，尙求恕罪。」蓮芳忙道：「不敢，多多簡慢。以後」

請時常光顧。咱們還要請教呢。說時對着夢慈雙眸凝睇。似乎有一種戀戀不忍分別的意思。夢慈也早已覺得借着再三稱謝。站住留戀了好一會。纔帶領衆人辭別出來。不在話下。且說蓮芳小姐回到內宅。跟着那丫頭走進三姨太太房中。見了三姨太太問道。母親喚我進來。有甚麼事。三姨太太笑道。我纔聽見小孩子丫頭們在那裏說園子裏來了一大羣生客。是劉家的阿斗帶來的。和你糾纏不清。我怕你被他們圍着脫不了身。故而叫翠香喚你進來。問問到底是些甚麼人。蓮芳也笑道。不知那裏來的一羣不倫不類的東西。滿身酸氣。書務騰騰的。也有衣服輕佻。滑頭滑腦的。也有我瞧還是那個名叫趙夢慈的。言語舉止倒還大方。似乎是個宦家公子。三姨太太忙問那人相貌長得好不好。蓮芳低頭頓了一頓道。也還罷了。翠香在旁插嘴道。太太你沒有瞧見那個領頭和我們小姐說話的。纔長得縹緲呢。三姨太

太笑着點點頭。蓮房却回頭噴着翠香道：「不用你多嘴，快給我滾開些。」翠香把頸子一扭，撇起了嘴唇，出去了。三姨太太扶頭尋思了一會道：「哦，我知道了。那一定是趙堯賢的兒子，果然長得很俊的一會。」又問蓮芳道：「你纔說那個滑頭滑腦的又是誰呢？」蓮芳道：「我瞧滑氣最利害的，要算那兩個叫甚麼尤岩之和蔡伯棠的了。」三姨太太頓足笑道：「你不用說了，原來是這兩個寶貝。哎呀，怎麼會和趙家的兒子攪在一塊兒的呢？」我說這都是阿斗的開的。他成天價在外閒逛，亂七八糟的那裏有好朋友交得到那尤岩之的娘，就是常在張家四阿姨那裏打牌的。你也認識他，他常說他的兒子有許多大家小姐要嫁給他。我想那裏是真要嫁給他，不過是被他哄騙罷了。我也好幾次親見他在戲園子裏，弔人家的膀子，一想情願的那副鬼臉，真教人見了他笑，又不是罵，又不是有人說他是拆白黨，再也不錯的那姓蔡的，更不

用說了。你瞧他那名字便明明自己招認是拆白黨了。我只不懂他爲甚麼這樣的不要臉。竟會題出這個名字來。不過那姓尤的和姓蔡的兩個人派頭不同。一個是專會裝做新派人物。哄騙那些年幼無知的女學生。一個是還帶些舊派。專在人家太太們身上用功夫。他有全套本領。唱戲拉胡琴。拆字起課念佛。宣卷打花會。沒一件不精。甚至於煮菜燒鴉片煙。都很道地。所以那些太太們最容易着他的道兒。只要和他混上三天。就被他伏侍得服服貼貼。再也離不開他。你沒有聽見老黃包車的事情麼。就是着他道兒的。一個蓮芳笑道。是呢。我正要問母親。我常聽得你們提起甚麼老黃包車。好像。是講的一個人。我想好好一個人。怎麼叫他做老黃包車呢。三姨太太點頭笑道。這事情說來話長。你走過來。坐着讓我慢慢講給你聽罷。蓮芳依言走過來。三姨太太把他一手拉在身旁。緊貼着自己。沙發上坐下。看官聽者。

等三姨太太講給女兒聽我也來講給看官聽總比他講得痛快些原來那老黃包車本是一個鄉下婦人在上海一家堂子裏當一名粗做娘姨每天洗洗衣服劈劈木柴誰也料不到他後來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不過他素性淫蕩不安本分上海人綽號濫交男子的婦女叫做垃圾馬車他的資格還夠不上馬車所以叫他黃包車他因為交結馬夫流氓弄得滿身是債但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長的還算眉清目秀人家因此就敢放債給他勸他好好撫養女兒成人將來許有出頭之日果然過了兩年就有人把他女兒包了去到漢口做了一節生意不很得利又回到上海另外包給一家本地堂子也是他時來運轉有一位江西大鹽商姓鄒名和九的在席面上瞥見了他女兒小黃包車十分中意當下叫條子打茶會做花頭打得火熱那位鄒老班因為小黃包車尚未成年不便梳攏但是放在堂子裏又不放

心好在鄒老班有的是錢。甚麼事辦不到。他索性拿出三千塊錢來。把小黃包車娶了回去。放在家裏靜候收房。堂子裏的行話叫做等大。那時老黃包車分得身價銀子。也有兩千元。便辭了娘姨。不做賃了一所小小房子。自己也雇用女傭呼奴使婢。起來到明年他女兒十五歲了。鄒老班便正式收了房。說不盡的百般寵愛。小黃包車要甚麼。鄒老班便替他買甚麼。金銀珠翠。不必說。就是那耳環上戒指上的金鋼鑽。足有櫻桃般大。可是小黃包車心還未足。有了舊的還要新的。掙了小的又要大的。鄒老班但求他歡喜。從來沒有說過半個不字。他却另有心計。暗中把舊的小的通通交給他母親。鄒老班也從不查問。好一個老黃包車。財星照命來者。不拒不上。兩年。手中有現銀和首飾。已足值十萬。花頭自古說。居移氣。養移體。那時的老黃包車。早和當娘姨洗衣服劈木柴的時候。大不相同了。一張銅盆臉。養得又肥。又

白。渾。身。裝。扮。得。和。貴。家。夫。人。一。般。無。二。所。住。的。房。屋。已。從。半。間。竈。披。變。爲。高。大。洋。房。了。出。入。不。肯。步。行。總。得。坐。馬。車。吃。起。飯。來。滿。檯。魚。肉。還。嫌。不。適。口。索。性。每。夜。上。西。菜。館。吃。大。餐。餐。畢。之。後。就。上。戲。園。子。看。戲。或。是。上。賭。場。搖。攤。或。是。上。游。戲。場。聽。書。那。時。上。海。的。游。戲。場。還。只。有。樓。外。樓。老。黃。包。車。便。天。天。在。樓。外。樓。的。西。餐。部。吃。夜。飯。這。也。叫。做。無。巧。不。成。書。可。巧。那。西。餐。部。裏。有。一。個。管。領。西。崽。的。招。待。員。名。叫。劉。老。四。的。爲。人。最。是。殷。勤。和。氣。相。貌。也。生。的。白。嫩。甜。淨。年。紀。纔。祇。二。十。來。歲。說。話。十。分。漂。亮。老。黃。包。車。每。天。去。吃。飯。總。是。他。應。接。招。呼。漸。漸。廝。熟。了。老。黃。包。車。很。賞。識。他。他。也。一。眼。看。準。老。黃。包。車。是。有。血。的。寡。老。（上海下流社會稱婦女爲寡老有血謂有錢也）格外殷勤伺候。賣。弄。精。神。到。底。倆。口。兒。勾。搭。上。了。老。黃。包。車。便。認。劉。老。四。做。丈。夫。劉。老。四。也。認。老。黃。包。車。做。妻。子。雙。宿。雙。飛。無。人。不。曉。可。是。人。心。不。足。劉。老。四。的。心。裏。漸。

漸有些兒得隴望蜀起來。因爲小黃包車時常來探望他母親。見了老四。雖然不能嫡嫡親親。叫聲繼任的爸爸。但是起居言動。倒也毫無避忌。老四瞧着這個嬌花嫩蕊的乾女兒。覺得比老黃包車強多了。不免動了覬覦之心。這也不能單怪老四。因爲小黃包車也先露出了招惹之意。每趁母親不在跟前。便興妖作怪的引逗那位父親。父親的年紀雖然比他長了一倍。但是比起他的丈夫鄒老班來。却已輕了一半。從前書上說的善承父志。便是孝子。如今這小黃包車却是善承母志。諒來是個孝女了。那孝女有一天對父親說道。我常聽見你問我母親要錢。開設大菜館。其實他錢也不多。你不必問他。要你簡直問我要。就完了。無論一萬兩萬。我總給你。不過有一件事情。你得聽我。從今以後。你休得和我母親鬼鬼祟祟的教人。瞧着難受。你若專心一志的伏侍了。我不更好麼。老四驀地聽了這幾句話。又驚又喜。正中下

懷。却。故。意。裝。出。躊。躇。的。樣。子。道。這。如。何。能。行。呢。你。母。親。吵。鬧。起。來。我。可。耽。待。不。了。呢。小。黃。包。車。用。手。在。老。四。肩。膀。上。一。拍。又。在。自。己。胸。口。一。拍。道。你。別。害。怕。娘。要。吵。起。來。有。我。担。承。你。只。推。在。我。身。上。便。了。這。一。來。有。分。教。母。女。掀。醋。海。之。波。夫。婦。作。分。飛。之。鳥。看。官。們。要。曉。得。老。黃。包。車。小。黃。包。車。和。劉。老。四。怎。樣。開。交。又。和。蔡。伯。堂。如。何。發。生。關。係。後。來。又。弄。到。今。古。罕。聞。寰。球。少。有。如。何。荒。唐。怪。誕。的。結。局。且。看。下。回。分。解。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第二十回

曉夢初回璇閨反目

清樽話舊賓座櫻疴

晨雞更唱逼閨樓

驚醒鴛鴦被底儔

桌上依稀燈燼燄

天邊隱約月殘鉤

寒尙峭

夢難留

錦被紅羅壓枕

頭一個兒

微展星眸情意懶

一個兒

欠伸玉體夢

思收

一個兒

欲言又止眉嬌鎖

一個兒

見景生情

腹便搜

喚夫人

問緣由

何妨一一訴從頭

清椒有

意將夫弄

詭計聰明頃刻籌

假意裝成真實樣

看他

竟未曾吐語淚先流

超英道。好端端又沒人冒犯于你。怎生抑鬱。對我要哭起來。應請說個明白。

我好與你作主。清椒忙向枕畔。摸取手帕。輕輕揩拭淚痕。一面便語超英道。

你那裏知曉。吾出娘肚皮。却從未受着這種烏氣。好叫人如骨鯁在喉。吐既

不能。咽又不得。今承蒙你問及。自然終應說給你聽。但切勿因此使你母子

不和增添我過。超英想果是姑媳有了氣惱。故他顯出這般樣子。便對他道。母親年老。未知怎生不嫌于你。毋須隱瞞。儘管直捷痛快的說就是了。吾決不生氣。

佳人聞語首頻搔 說道你 可曉蹊蹺事昨朝 只爲車停圖小憩 君尋僕婦把儂拋

吾怕姑大人站立在彼。風大禁不起寒冷。

勸伊就座同移步 自問私心沒半毫 好意豈知人不見 頓生禍變炙眉梢
兩人甫把身軀定 各自凝眸四處瞧

正在這個當兒。

來了個 醉眼夢騰年少客 衣冠不整笑容饒 挨身走近胡言語 他那裏袖拂儂肩奪路跑 姑大人 當下勃然容變色 竟疑心 來人和我有私交

豈知我連這廝面長面短。都未曾看子細。那裏認識他呢。

一腔冤抑難分割 直至今朝悶未消 敢向君前言道破 還祈原亮莫嘮叨
才郎聽着佳人話 點首沈吟把慮操 車站既經生此事

母親亟宜據實告我。

緣何他 絕無提及在深宵 今倒是 清椒枕畔來相告 事實從中未易描
那超英 冷冷答言何足異 母親是 寬容大度海能包

想爲了這些小事。

何庸生氣尋煩惱 轉恐言多皂白淆 濁者難清清不濁 非關善辯始爲高
佳人聽 臉暈潮 老羞成怒火冲霄 想阿儂 一番軟語諄諄告 博得
他 謎語雙關利若刀

若今日就此將就。駁不倒他。我也不是清椒了。便道你真說得好輕鬆。現在上海地方。原是污濁不過的。
有許多 甘戴綠巾神自若 公妻主義樂逍遙 烏龜當面無人說 指摘須
防背後饒

我雖讀過幾年書。才學確係極平常的。

然而是一幼年早識閨門訓。素鄙輕浮肯自佻。橫逆之來安可忍。無中生有恨難消。

超英聽清椒絮絮聒聒。說了一長篇的氣話。心裏早已有些動怒。不禁觸動了新婚第一夕的感念。因對清椒說道。既往之事。君子不追。况我母一句都未曾對我說起。諒他也未必因此便疑你不端。你又何必自己要招攬到身上去呢。至于講到妻子有外遇。做丈夫的忍氣吞聲不說。這裏頭也可分爲兩等。並非全是男的沒用。有一等人。事事要仰仗着家中老婆替他籌劃度日。那自然不敢說甚麼話。好似烏龜吃碌磚。祇好壳裏痛。還有一等人。受了媒人的欺騙。事前說得那小姐花好稻好。等到過門之後。醜態畢呈。論理卽應驅逐他回母家。乃碍于面子。希望他入門歸正。便生生忍耐着。外面知道這種隱情的。不免暗暗好笑。反怪他丈夫甘戴綠巾。這原是刻薄勢利小人的見解。現在世界上像這班人確是很多。超英說完話。便接連歎了幾聲氣。

此刻清椒怒火焚。聽夫言。分明奚落到親身。推開錦被抽身起。戟指才

耶惡語頻 好一個 進退不知狂警士 憑伊利口把人陵 父親有眼無珠
子 敬愛東床是善人 真促狹 沒良心 出言吐語不成文 待儂回去將
親告 與爾從頭把理評 那清椒 輕啓房門呼婢媪 早來了 程媽伺候
少夫人

清椒道。程媽。你速去替我打面水上來。程媽口裏答應着。眼光移轉到清椒臉上一看。暗說不好。

祇見他 柳眉倒豎銷春綠 杏臉無情現鐵青 定與少爺閒嘔氣 故而開
口欠和平 程媽那敢多言語 忙取銀盆向下行 此際佳人重啓齒 如今
深悔嫁夫君 未曾享福先遭辱 徒有虛花伉儷名 自與結縭無半載 胸
前刺棘已深深 偷到了 十年五載何堪問 怕不要 白刃相加一命傾
倒何如 趁早脫離狼虎穴 反可以 逍遙快樂度光陰 清椒是 銀牙倒
挫聲聲詈 駭得個 床上超英欲斷魂 非爲少年心懼內 箇中關係却非
輕 一則他 萱堂不喜來申住 是已將言勸老人 怎便驀然占脫輻 夫

妻冰炭各生憎 一則他 泰山紹介銀行職 親友杭州大半聞 各走極端
無好處 有何面目見親朋 穿衣卽便將床下 挽住妻房表歉忱

超英說了許多好話。自認不是。請他無用介意。清椒方纔回噴作喜。說道以後。你切勿這樣的起滅自由。我却不住的。超英道。我都明白。終算你是個正經上品人物。從此吾有甚話說。應當格外留心。勿使你無故生氣。那就好了。清椒對超英蹙着眼道。如何你的閒話。聽着仍是有點累耳的。好好一句話。起首擺上。終算兩個字。若欲辨辨滋味。又是闖禍的根苗了。不信中外文字精通的人。反而尋常講話。倒難起來。超英微笑點頭。着好衣服。要想就走。深怕清椒見怪。無奈磨沉了性子。坐在旁邊。看他洗好面。梳好頭。清椒問超英。銀行裏何日進去。超英道。岳丈叫我何日去。我便何日去。但昨天他却沒有談及。吾想終宜等他的示下。清椒道。今晨無事。你何妨到公館裏去候他。或者昨天他來這裏。一時忘記對你說。也未可知。超英道。我本想去看他老人家。一來謝謝步。二來打聽打聽何時進行。只怕你誤會。又認道我賭氣走了。故而遲疑未決。清椒笑道。胆大的時節。便橫衝直撞。什麼都不顧。胆小起來。摸着芝麻。當做炮彈。你這種人。倒也奇怪可笑。超英至是移步出房。走過甄太太房門口。聽得程媽在裏頭唧唧噥噥的告訴甄太太。就

是說方才到少爺房裏。看見少奶奶在那裏動氣。少爺睡在床上。絕不作聲。好端端不知他們爲着何事。甄太太一聽。心中疑惑不定。正想叫程媽去看少爺。可會起來。如已起來。就說吾喚他到此。有話問他。程媽尙未走出甄太太房間。外面超英早已踏進來了。

見着娘親請早安 甄太太 問聲何故失妻歡 細看兒面還如舊 稍釋愁腸與悶團

超英想告訴了母親。老人見解。必然心中添些沒趣。不如瞞起。省了又生枝節出來。

便道房中沒事情 是誰饒舌告娘親 兒今欲往洪家去 請岳丈 導引銀
行把職務膺 太太聽 笑開聲 理宜動問泰山尊 遲遲美缺防人補 枉
費推移一片心

英兒。你就是進行之後。

須得要 百事留神休大意 萬般努力勉前程 熟能生巧非虛語 資格全
憑閱歷深 年少才郎稱曉得 別娘親舉步下樓庭

超英喚了車子。趕到洪家。

子容正在前廳上。瞥見乘龍起座迎。略作寒暄同坐定。超英啓口說原因。想小婿。多承岳父來抬舉。遷滬地。專爲銀行一席珍。不識何時方就職。閑居免我意紛乘。

子容笑說道。賢婿剛剛昨日到此。愚見必須休息一兩天。然後進行辦事。最爲妥當。因爲賢婿這幾日終有些辛苦的。就踏上銀行裏的賬檯。怕你太覺煩劇。體弱不勝。若是就要進去。很容易的。也不消吾陪領。吾寫好一封信在此。你拿去先到行長袁硯笙公館裏。帶着自己卡片。去拜望他。他自會接洽。派人同你前去。不過今天是禮拜六。行裏祇辦半日公事。吾看你准其停一日。到後天禮拜一進去未遲。超英唯唯答應。子容早晚家人搬出點心來了。便道想賢婿起身甚早。未必吃甚東西。這是便點心。請隨意用些。超英一看。熱騰騰的兩盆。一盆是蝦仁鷄絲炒麵。一盆是桂花猪油百菓糕。各人面前。另外放着兩只白地青花小碟子。兩隻秋角的銀鑲筷。玲瓏精緻。綠得渾如翡翠一般。令人生愛。超英便不推却。陪了丈人吃過早點。用人綉上手巾揩過面。尋思今天既不到行。回去家裏亦沒有事體。我何妨去看個朋友。從這

兒去路不甚遠。他就辭別子容。打算出來叫黃包車。走到外邊。看見洪家斜對面一條馬路上。有家人家正在那裏做喜事。吹吹打打。很是熱鬧。馬車汽車。幾乎把半條馬路。紛紛的停滿了。超英想看這人家的排場。果然闊綽顯煥。但不識是何等樣人。他一頭想。便反背着手。不知不覺的緩緩踱過來。昂頭觀看。

行近前邊。舉目瞧。但見那。盈門車馬雜喧囂。一溜賓客徐徐出。中有相知魏錦濤。兩下隔離三五尺。目光斜展各呼腰。

超英過來。便道錦濤兄。你在這裏應酬嗎。我們許久未見。吾哥一向可好。錦濤道。你何時到申的。超英把自己從杭城搬遷到上海居住。約略告訴錦濤。重又問起這戶做喜事人家。是兄台的親眷。或是朋友。錦濤答道。說出來這家主人。你也必知道。他家一向住在杭州。就是沈子樓。他有個兒子。名叫古檀。與我是同學朋友。人極漂亮。惜乎不大肯用功讀書。故而于科學上頭的成績。很是欠缺。超英記性本是甚好的。耳邊忽聽魏錦濤提着沈古檀三個字。覺得熟極。仔細尋思。却沒有這樣一個朋友。後來忽仍被他想起。在賈曼花那裏拾着的一封求婚書信。不是敘名沈古檀麼。錦濤見超英默然不語。他接續說道。或者兄一時忘却了。你久居杭城。諒來不會不認識他的。超英道。老實對兄說。吾結交朋友。不是泛泛的胡亂都。

肯來往。這姓沈的我從不與他認識。今日他家喜事。又是誰結婚呢。倒要請教。錦濤道。請兄猜這一猜。超英道。我怎能知道他誰娶親呢。錦濤道。人家想起來。終是古檀娶妻。那知偏偏是他老子討續絃。叫人萬萬想不到的。超英存心要細細打聽古檀身世。便道。錦濤兄。吾與你真以伯勞飛燕。難得晤面。站立在馬路上談天。未免有些不好。何妨同往。啜茗暢談。此去往南京路日昇樓不遠。但未知吾兄有暇否。錦濤道。既遇良友。何敢推托。超英欣然首肯。兩人便雇了兩乘人力車。直到三馬路半齋。停車下來。錦濤給了車資。登樓揀選一間靜僻所在。彼此坐定。當有堂倌送上杯箸。絞過手巾。便問燒甚菜。要甚盆子。錦濤問超英可吃甚麼酒。超英肚裏是方才吃的鷄絲麵猪油糕。多未曾消化。覺得一時也吃不下東西。便道。我並非和兄客氣。今晨多吃了些點心。稍吃兩杯酒。大致可以奉陪。濃厚的菜。胃裏一時還容納不下。錦濤便對那堂倌道。如此先煖一斤花雕。拿一盆白雞。一盆風肉。再做四十只薄壳蝦仁水餃。待我們吃起來。堂倌答應下去。錦濤問超英此次到申。耽擱何處。超英托詞。說是暫居在某友處。連下去重又問古檀家世。及乃父多少年紀。如何再續鸞膠。魏錦濤笑嘻嘻答道。講到子樓。經營商業。可稱為長袖善舞。

獲利年年景况優 真是個精明老練善交遊 錢莊經理多名望 花甲將

過未白頭。子女兩人歡繞膝。尙何不足去擔憂。怎奈他。夕陽偏戀春花
豔。撇正妻。寵有專房滬地留。大婦尋來增氣忿。一場大鬧轉杭州。無
窮抑鬱誰爲慰。半載成癆一命丟。

子樓非但不傷悼。反而拍手歡喜。他正室故後。不上兩個月。竟然定親續娶。似此薄情。真屬罕見。超英又
問錦濤。他兒子作何生理。錦濤道。算是算有事體的。不過全靠老頭子的情面。拿錢不辦事。一個月裏頭。
倒有二十天在外邊游蕩。你想還做得好麼。超英道。然則你說那老兒精明。養着兒子。不會管教。精明正
也有限得極。錦濤笑道。溺愛兩個字。所以是頂壞。正說之間。堂倌早把盆菜熱酒端上來。錦濤便與超英
對酌起來。錦濤飲量頗洪。說說談談。早把一斤酒吃剩空壺。超英聽說古檀。未免挂懷着賈曇花。祇吃得
兩滿杯酒。頭裏覺得昏昏沉沉。太陽穴彷彿搥着小鼓。因之便不敢再飲。錦濤見超英不肯吃酒。單單他
一人自斟自飲。未免少興。堂倌進來問可要添酒。他敷衍問超英。再添一壺酒如何。超英回說。量淺已不
勝酒力。請兄自便。錦濤叫堂倌去拿水餃上來。兩人將近吃完。只見有人把門帘一掀。探進頭來張望。頭
上戴着獐皮便帽。身上穿一件紫葡萄灰色呢大衣。年紀約在三旬以內。魏錦濤却認得的。急忙起身招

呼。這人對錦濤點點頭。便說錦弟。你不在沈家吃喜酒。爲何倒在此地。錦濤笑說道。喜是方才去道過了。稍有俗事。在沈府出來。恰好碰見這位朋友。承他邀我到此談幾句話。順便小敘。那人一聽。便索性走進來。超英也起立相迎。各通姓氏。方知他就是好博醫院的一位醫生。姓朱號叫世祿。世祿與超英一談。見他人品俊雅。問悉是留學外洋的碩士。倍形投契。超英喚堂倌。想叫他們添做點心。世祿急忙止住。說。是小弟早在沈府吃過。無須客氣。錦濤問世祿道。兄與沈家是戚誼還是友誼。世祿道。從前子樓就寓居敵舍隔壁。承他不棄。時相過從。錦濤道。小弟一向曉得他公館在杭州。怎生與吾兄鄰居呢。世祿道。兄有所未知。子樓曾討過一位如夫人。大概不便進宅。就托秋蓀兄覓屋。舍間隔壁剛巧有一石庫門空着。他就搬進去住的。錦濤道。你說起的秋蓀。他不是從前在安徽當過差使的麼。光復之後。他多了幾個錢。就不再出山了。世祿道。不錯。這個人本領極大。混在上海。一年終要開銷脫一萬多金。有人告訴我。說他帶些翻戲性質。專門結識幾個富室子弟。就是子樓。也不免在他身上費去不少哩。前月杪。子樓的公郎患着梅毒。來到弟處診察。說起秋蓀。恨如切骨。據說子樓聽着秋蓀慙。喪妻續娶。興致不減少年。獨于兒女親事。完全置諸腦後。他么郎在杭城看中一個姓賈的女子。乃父不肯正式央媒說合。他情急便冒冒。

失失的寫了封情書。毛遂自荐。大受賈女奚落。連送信的汪某。多被逐出外。以後不許入門。正是落花有意。流水無心。弄得沈古檀活不得。死不得。索性來滬。狂嫖濫賭。只瞞過子樓的眼睛。此番子樓續娶。又是秋蓀做的媒。行盤納聘。應用禮物。秋蓀一手包辦。聽說一副鑽圈。兩對鑽戒。已在萬金之外。珠翠尙不在內。父子二人。這般分道揚鑣的揮霍。恐怕日久。終亦難以爲繼。錦濤嘆息道。如此一看。與衰隆替。家國如出一轍。我們做朋友的。無論新知舊好。真叫愛莫能助。世祿與錦濤暢談子樓家務。不防超英在旁聽着。真是十二分的難過。細思吾終以爲曇花別有情人。那日致有這封信發生于我姓甄的眼內。數載膩友。棄若敝屣。今聽世祿所說。方始明白。既恨自己沒有知人之明。益覺欽敬曇花超出尋常子女萬倍。一陣胸口煩悶。哇的吐出一口鮮血。立時毫無知覺。昏厥在椅子上。嚇得魏錦濤手足無措。正不知超英霎時間。患着何病。又未詢明他的寓處。連通信多爲難了。

欲識超英凶與吉 下回細細話端詳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烟

用腦力者。不可不吸大長城香烟。以其功能清神思醒疲倦也。

贈品可換

獎券內有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社會趣聞

卿須臾

●銀行界的新聞

(京兆)

▲女行長大發雌威

北京掌扇胡同華威銀行本為江天鐸等所創辦。成立之始。江為總裁。而以譚瑞霖為京行行長。譚氏為江之人。故辦事亦頗得手。近日

江因他事將總裁一職辭去。經董事會舉定劉煥為總裁。劉為粵人。廣有資財。姬妾甚多。在粵時曾以十萬現金購胡蘭玉為妾。胡蘭玉者廣東某女學校校長也。交游極廣。粵人名之曰「自由女」。慕劉財而受十萬現金為劉之第七姨。

太太劉備極寵愛。劉之所以得為華威銀行總裁者。因曾認該行股款一百萬。實則至今僅交十餘萬現金耳。劉現在上海。自被舉為總裁後。即派其妾胡蘭玉來京代行政總裁職務。胡於是大作威福。隨帶私人十餘名。同來都門。擬將行中所有月薪三十元以上之行員盡行撤換。故到京後。即用趙振江之言。首先撤換京行長譚瑞霖。而以趙代之。緣趙振江在華威行成立之時。曾謀京行長而未遂者。此次

社會趣聞

聞胡蘭玉來京。將大發雌威。故捷足獻媚於胡氏。而竟如所願。已於上月三十一日就職京行行長矣。現該行董事會。以胡氏此舉。蔑視董事會職權。於本月三日。開董事會。要求胡蘭玉出席。說明撤換京行行長理由。胡竟到會。毫無畏縮。卒以與各董事意見不一致。無結果而散。連日又開會。仍無結果。而胡氏及其所帶來京之私人。住東方飯店。日日開秘密會議。籌備所以對付董事會。並把持華威之策略。

而近日又有某銀行員關某之妾。終日盤旋胡蘭玉左右。而大獻其殷勤。諂笑之技能。聞為其夫關某運動胡氏在天津設立分行。而即以關為分行行長云云。(稚芝)

南通張退公祭巨

龍文

(江蘇)

▲一張告示

多方雇工取泥。將壩身加寬加高。易名為永甯潭。惟巨龍終不去。恐為大患。退公擬擇日為文。以令西徙入江。茲先將告文錄下。

退庵居士張警。將徙南通唐閘市永甯潭之巨龍於江。為文以告之。曰。竊嘗聞父老言。君居此潭有年矣。驅幹既偉。道行亦深。棲遲一壑之間。自幸安其窟宅。逼迫長河之下。乘嘗慮及堤防。何如游泳江海。與蛟龍為伍。有永久自在之樂乎。君如有意。幸先示兆於恭祝之日。

南通唐閘市有一巨潭。其深不可測。據當地老人言。有巨龍窟宅其中。有害於壩堤。非淺鮮也。今春退公為利民起見。出資購河東民田。

澄流掉曳之復浮沉。當備竹與荷。送江游。壽及千。名并四靈。映須女之躔。分占星野。襲將軍之號。永靖波瀾。君既得所。民亦獲安。凡所孳生。自當永護。警陳請有司。布告遠近漁人。勿釣勿網。懸爲禁戒。倘有不肖之徒。竊去爲利者。明有法幽有罰。決不姑縱。君其審之。此告。

●女子遭遇之不幸

(浙江)

▲夫年四十九。婦年二十五。甯波東門外。有竺某。現年已四十。

社會趣聞

九積有家貲三四萬。頗稱一時富。有子二。均已成立。有室。王某因年事已邁。體益支離。及至穿脫鞋襪。猥細之事。有時亦賴婦侍值。婦遽於客歲十月病故。王某因之時感困苦。輾轉託人物色閨女。意圖續絃。今春挽媒向就近徐某之女說合。徐某家固清素。膝下止有此女。惟女貌本姣好。針黹書札。均能兼諳。平時亦爲父母疼愛。年二十五。迄未字人。自經竺某前來作伐。徐某夫妻因慕竺某之富。遂許之。以爲日後晚年與援。亦不嫌其年邁。業已雙方議定。將於九月迎娶。然徐女自許字後。旋探悉竺某一憤憤五十許人。大爲沮喪。顧事皆操之父母。不敢拗逆。今娶有日矣。女更時時背人飲泣。痛楚萬狀。女父母亦惟置之不理。噫。以徐氏女之綺年美質。甯無俊雅多情之青年。與之匹偶。而徒囂於專制家庭之積威。竟至托身於老成將凋之竺某。徐女此嫁。必非其願。從此大好青春。恐將消磨於悒悒幽怨之

境矣。(槐庭散人)

冥途狀況

(山東)

▲鬼也要用錢

近世科學發達。靈學亦竟隨之大倡。城外三里街門牌九號。客籍住戶張某者。係由部分發來魯任用。聽鼓濟垣。歷有年所。家道小康。人極裕達。素反對鬼神之說。及焚紙鏹冥金等事。嘗語人云。「陽間燒得地皮黑。誰知陰間得不得。」自今春間忽得癱瘓症。遂綿纏床褥。以種不起。竟於日前逝世。兩日後。

其家人仍謹遵遺命。禁焚冥金等

事。是午適其胞姪由京旋濟奔喪。

禮甫畢。其女僕在屋內類瘋狂。忽

作死者音調。異常震怒。直呼其姪

名。「大更……來……來……」

你看我有多可憐。他們光叫我走。

然一點盤費都不給我。你看叫我

怎樣走咧。」其姪素懼彼叔生前

怪癖。莫敢言語。少頃始悟彼叔生

前提倡之謬。遂督命僕人將親友

所贈之冥金等。盡焚之。屋內之女

僕亦靜無噪聲。罔狀如初矣。詢彼

頃間所事。均瞠目不知也。

扁毛醫生

(山東)

▲雄鷄果能醫病乎

近世邪說盛行。騙術新奇。省垣東城根街李宅。經友人介紹。由荏平延來醫生某甲。其治病方法。不用藥石。醫生帶來一雄鷄。病者須向雄鷄焚香祝禱。後醫生將鷄放在病者身上。令其往來踱走。謂如是者數日。不論何病。便可除根。噫。亦云奇矣。

敬求投稿

本旬刊出版以來風行海內外頗為文人雅士所推重惟編者才力有限深賴

愛讀諸君惠賜佳作以匡不逮茲訂辦法如左

- 一 投稿之種類以小說筆記諧文詩詞曲及各種仕女風景照片為限
- 一 每篇字數至多勿過四千（如有特佳之作雖長亦所歡迎）
- 一 投稿酬勞自每十字五元至一元不等視稿之長短優劣而定每期出版後一星期請飭价持條蓋章至本社領取外埠月底彙寄
- 一 不願受酬者請於稿末自行注明（不受酬）字樣稿後並須注明作者真姓名住址加蓋圖章以便通信或寄奉酬金
- 一 來稿無論錄登與否恕不寄還（作者宜自留副本）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黎青社封面不必書編輯者姓名俾與私函有別 黎青社編輯部敬啓

廣告刊例

地 位	特 等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頭 等	四拾元	拾六元
普 通		三十元	拾二元

版 權 所 有 轉 載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五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協理編輯 沈 禹 鐘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册一元
	特刊號	每册五角
冊 數	本埠	國內郵費
	日本	郵費
價 目	大洋	一角八分
	九分	一角七分
全 年	大洋	一元四角
	八角	一元二角
半 年	大洋	八角
	六角	七角
郵 費	大洋	三角六分
	八角	四分



余等三人同聲感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

焦君曾患腰腿酸痛咳嗽痰喘等症其夫人
曾患婦科疾病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
丸均獲全癒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清血補血之功且亦係天下馳名婦女各症
各症無論年之老幼均能療治之也尤為神效近接山西絳州發
之聖藥凡婦女經水愈期赤白帶下尤為神效近接山西絳州發
興永捲煙公司經理焦萬忠先生之來函即可為確據矣其書如
左云僕年四十四歲因推廣營業操勞過度積久成疾初起於民
國九年三月間覺四肢無力腰腿酸疼每至夜間十二點鐘必有
咳嗽痰喘一二次或每早七下鐘時亦有咳嗽氣喘上擁約一
點鐘之久始平復如是者越四個月有餘又覺頭痛發熱目昏氣
喘不分天氣寒暖頭上必出汗飲食大減面色黃萎延醫服藥
終未見效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即獲全癒蓋服後病
漸轉機精氣復原較之未病之前倍加健壯矣室人現年三十四
歲曾於二十八歲時患白帶及經水愆期等症纏綿三十一年一
加沉重每逢行經內作痛或經期前後乍冷乍熱日見消瘦飲
食頓減週身無力屢經名醫診治難以除根內子見紅色補丸治
余之症如神速亦從余勸誠服是丸詎料服後經期有序痛苦
全消飲食倍增宿疾頓除皆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再造之功
也余等無以爲報特與妻妾合拍一照同聲感以誌不忘云爾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凡經
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
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衛生小書茲有精美小書名曰體壯力強如何可得
如欲索取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當即郵送一本可也
不取分文

購